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十一)

吳曾祺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一十）

吳曾祺編

國學基本叢書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目錄

卷二十一

書牘類

上書二

上耶律中書書 元好問……一
上徐閣老書 歸有光……二
上萬侍郎書 歸有光……三
史館上總裁第六書 朱彝尊……五
上陳笠帆按察書 惲敬……六
上曹儷笙侍郎書 惲敬……九
上朱梅崖先生書 魯仕驥……十
上方尚書書 梅曾亮……一二
覆上汪尚書書 梅曾亮……一二
上梅伯言先生書 龍啓瑞……一三

簡

招素上人彈琴簡　王維……一六
答傅彬老簡　秦觀……一六
與蘇先生簡　秦觀……一七
與黃魯直簡　秦觀……一七

札

答勸置田園札　張嘉貞……一八

帖

殊遇帖　王羲之……一八
斷酒帖　王羲之……一九
省弟帖　王羲之……一九
山河帖　褚遂良……一九
與李太保乞米帖　顏眞卿……一九

劄子

議安集淮民以捍江面劄子　葉適……二〇

奏記

奏記霍光議立皇曾孫　丙吉……二一

奏記霍光爭侯史吳事　杜延年……二一
奏記蕭望之　鄭朋……二二
奏記詣蔣公　阮籍……二二

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韓愈……二二
上韓太尉先狀　王安石……二三

牋

答臨淄侯牋　楊脩……二四
與魏太子牋　繁欽……二五
答東阿王牋　陳琳……二五
答魏太子牋　吳質……二五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吳質……二六
爲鄭沖勸晉王牋　阮籍……二七
與會稽王牋　王羲之……二八
到大司馬記室牋　任昉……二九

啓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任昉……二九
謝滕王賚馬啓　庾信……二九
上留守鄭相公啓　韓愈……三〇
上襄陽李僕射愬獻唐雅詩啓　柳宗元……三〇
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啓　柳宗元……三一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杜牧……三一
答胡秀才啓　歐陽修……三三
上郭侍郎啓　王安石……三三
謝王司封啓　王安石……三四
賀韓魏公啓　王安石……三四
賀歐陽樞密啓　蘇洵……三四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蘇軾……三五
登州謝兩府啓　蘇軾……三六
回馮如晦學士啓　曾鞏……三六
親書
婚禮結言　崔駰……三六

定親書 程頤……三七
婚書 秦觀……三七
移
移書讓太常博士 劉歆……三七
北山移文 孔稚珪……三九
揭
瓜步山揭文 鮑照……四〇
附錄
貽諸弟砥石命 舒元輿……四一

卷二十二

贈序類

序

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李白……四二
送從姪耑遊廬山序 李白……四三
送鄭五赴任新都序 王維……四三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權德輿……四四
送王及之容州序　元結……四四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四四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四五
送孟東野序　韓愈……四六
送董邵南序　韓愈……四七
贈張童子序　韓愈……四八
送高閑上人序　韓愈……四九
送楊少尹序　韓愈……四九
送石處士序　韓愈……五〇
送崔羣序　柳宗元……五一
送澥序　柳宗元……五一
送小雞山樵人序　陸龜蒙……五二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修……五三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歐陽修……五四
送楊寘序　歐陽修……五四

送周屯田序 稽 璧……五五
贈黎安二生序 曾 鞏……五六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陳 亮……五六
送彭子升之任冀州序 王若虛……五七
送雷季正序 姚 燧……五八
別趙子昂序 吳 澂……五九
送李擴序 虞 集……六〇
贈王仲縉序 方孝孺……六二
趙彥殊字序 方孝孺……六三
送程龍峯郡博致仕序 王愼中……六四
送宗伯喬白巖序 王守仁……六四
贈宜興令馮少虛序 唐順之……六五
賀崿崍張公平難峻遷序 王世貞……六六
送嘉定丞魯侯序 歸有光……六九
送夾江張先生序 歸有光……六九
贈丁掾序 侯方域……七一

送王進士之仕揚州序　汪琬……七二
送王少詹使祀南海神廟序　姜宸英……七二
送左未生南歸序　方苞……七三
送倪司城序　劉大櫆……七四
送沈茉園序　劉大櫆……七四
送筠園之京師序　朱仕琇……七五
送龔友南歸序　姚鼐……七五
贈錢獻之序　姚鼐……七六
贈孫秋士序　梅曾亮……七七
贈林侍郎序　梅曾亮……七七
送郭筠仙南歸序　曾國藩……七八
送劉椒雲南歸序　曾國藩……七九

壽序

壽都憲閔公七十詩序　李東陽……八〇
彭躬庵七十序　魏禧……八二
蕭小翮五十壽序　魏禧……八三

王覲臣副戎五十壽序　張裕釗……八四
引
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　蘇洵……八六
說
仲兄文甫說　蘇洵……八七
名二子說　蘇洵……八八
張雄字說　歸有光……八八
附錄
同學一首別子固　王安石……八九
日喻贈吳彥律　蘇軾……八九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卷二十一

書牘類

上書二

上耶律中書書　元好問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好問。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閣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閣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事。系斯文爲甚重。故不得不爲閣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爲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才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喻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楩楠豫章。節目磥砢。萬牛挽致之材。預爲儲蓄數十年之閒。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榱櫨楔楹。楹柎甍桷。雜出於榆柳槐柏。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所在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耆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王賁。臨淄李浩。秦人張徽。楊奐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

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恆。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德輝。高鳴。孟津李蔚。眞定李冶。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昶。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仝。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洛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死於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餬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爲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爲諸生惜也。冒瀆台嚴。不勝惶恐之至。某再拜。

上徐閣老書　歸有光

四月十四日。進士歸有光謹再拜。獻書少師相公閣下。有光幸生明公之鄉。相望不過百里。自少已知嚮仰。而無由得一接其聲光。庚子之歲。舉於南都。而所試之文。乃得達於左右。顧稱賞之不置。時有獲侍而與聞之者。輒相告以爲幸矣。子之見知於當世之鉅公長者如此。自後數試於禮部。遇明公之親知。未嘗

不傳道其語以爲寵。有光之試。又輒不利。退而歸耕於野。以爲古人之有生同世而不相知者矣。有知之而異世者矣。不知者恨其同世。知之者恨其異世。今獲與明公同世。而又知之。而明公方在日月之際。有光之蹇拙蔽翳。無復自振。以爲今已矣。無以望明公之門矣。是同世而有異世之感也。往歲海虞瞿內翰見訪。以爲子之不遇不足憂。卽徐公當國。子之進有日矣。今幸而適明公之當國。又幸隨多士之末。而自獲舉以來。幾又二月。不一望明公之輝光。此有光之所以食不甘味。寢不成寐者也。有光嘗讀易。觀消長變更之際。雖聖人不能無懼。而漢唐宋之君子。每履其際。其氣不能不動。其色不能不形。而天下不能無驚以疑。蓋以少不順而激爲大變者有之矣。今明公處之晏然。而風俗世道爲之潛易。如寒暑雨暘之至。而人不覺。此古之大臣之所難也。又嘗讀史。見漢文帝疎賈誼之少。而問馮唐之老。光武下馮衍之賦。而隆桓榮之經。兩漢風俗治體。超軼後代。實在於此。今明公於科舉之際。稍示意嚮。而海內枯槁之士。已于焉樂觀明公之化矣。於此之時。稍有蘊抱。誰不欲爭自濯磨。以自致於明公。不肯沒沒而已也。況有光被知於數十年之前者乎。今茲輒有干於閽人者。獨以數十年之知。而不一見於明公。明公以數十年之知其人。而不見其一來。其亦不能無怪也。昔曾舍人鞏上范資政書云。士之願附於門下者多矣。使鞏不自別於其間。固非鞏之志。亦閣下之所賤也。有光素慕鞏者。故不量其不能如鞏。而欲學鞏之自別焉。平生頗有所撰述。去家時不及裒彙成編。橐中得雜稿十九首。謹以爲贄。明公試覽其文。知其非求於世者也。干冒尊嚴。伏增惶恐。有光再拜。

上萬侍郎書　歸有光

居京師。荷蒙垂盼。念三十餘年故知。殊不以地望逾絕而少變。而大臣好賢樂善休休有容之度。非今世之所宜有也。有光是以亦不自嫌外。以成盛德高誼之名。令海內之人見之。有光晚得一第。受命出宰百里。才不逮志。動與時忤。然一念爲民。不敢自墮於冥冥之中。拊循勞徠。使使鰥寡不失其職。發於誠然。鬼神所知。使在建武之世。宜有封侯爵賞之望。今被挫詘如此。良可憫惻。流言朋興。從而信之者十九。小民之情。何以能自達於朝廷。賴閣下桑梓連壤。所聞所見。獨深知而信之。時人以有光徒讀書無用。又老大不能與後來英俊馳騁。妄自測儗。不待問而自以爲甄別已有定論矣。夫監郡之於有司之賢不肖。多從意度。又取信於所使咨訪之人。祇如不覩其人之面。望其影而定其長短。妍醜。亦無當矣。如又加以私情愛憎。又如所謂流言者。使伯夷申徒狄復生於今。亦不免於世之塵垢。非餓死抱石。不能自明也。昨者大計羣吏。僅免下考。今已見謂不能爲吏。又使匍匐於州縣。使益困迫而失其所性。輾轉狼狽。不復能自振於羣毀之中。夫以朝廷愛惜人才。當使之無失其所。如有光垂老。不肯自摧挫以求進於天子之科目。至三十年而不退卻。一旦得之。使之從百執事齒於下列。不敢望公孫丞相桓少傅。僅如馮都尉白首郎署。亦足以少答天下之士彈冠振衣願立於朝之志矣。今之時獨貴少俊耳。漢李太尉嘗薦樊英等。以爲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以備顧問者。悵然爲時惜之。有光顧何敢自列於昔賢之所薦。而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尙有之。以爲國家用老成長厚之風。此亦當今公卿大臣之所宜留意者也。有光今已摧殘。至此。夫士之所負者氣耳。於其氣之方盛。自以古人之功業不足爲。其稍歉。則猶欲比肩於今人。其又歉。則視今人已不可及矣。方其久詘於科試。得一第爲州縣吏。已爲逾分。今則顧念養生之

計。欲得郡文學。已復不可望。計已無聊。當引而去之。譬行舟於水。值風水之順快。可以一瀉千里。至於逆浪排天。篙櫓俱失。前進不止。未有不沒溺者也。不於此時求住泊之所。當何所之乎。茲復有瀆於閣下者。自以禽鳥猶愛其羽。修身潔行。白首爲小人所敗。如此人者。不徒欲窮其當世之祿位。而又欲窮其後世之名。故自託於閣下之知。得一言明白。則萬口不足以敗之。假令數百人見譽。而閣下未之許。不足喜也。假令數百人見毀。而閣下許之。不足惴也。故大人君子一言。天下後世以爲準。有光甘自放廢。得從荀卿屈原之後矣。今茲遣人北上。爲請先人勅命。及上解官疏。幷道所以輕於冒瀆。無任惶悚不宣。

史館上總裁第六書　朱彝尊

彝尊自入史館。受閣下知己之言。忘其檮昧。屢奏記於三席。顧念同館諸君。授之以簡。初無質難。而獨一新進聒聒於左右。難乎免於躁人之譏。然有不容已於言者。敢再陳之。國史者。公天下之書也。使有一毫私意梗避其間。非信史矣。明自萬曆間。顧高諸君子。講學東林書院。士大夫嚮風景從。主持清議。久而漸成門戶。不得其門入者。分鑣而馳。遷染之塗既殊。相爭如水火。當是時中立不倚者寡矣。究之東林多君子。而不皆君子。異乎東林者。亦不皆小人。作史者當就一人立朝行己之初。終本末。定其是非。別其白黑。不可先存門戶於胸中。而以同異分邪正賢不肖也。大抵小人之交。無所不比。而君子或有所不同。方宋盛時。晏殊爲相。范仲淹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富弼副之。可云同心輔政者矣。及趙元昊叛。仲淹主調發。弼不主調發。衍是弼議。殊是仲淹議。若不相能者。然既而退朝。語笑無間。惟其是非同異。一出於公。故能成慶曆之治。東林之君子則不然。一言之合。則以爲同道。而信之終身。一言之乖。則斥爲匪人。懷

惡而不復親比。居田間者遙制朝柄。而庠序之士。立文社應之。轉相慕襲。膠結而不可解。異議者一發而不勝。乃樹援以爲敵。久而假宦寺之權以禍君子。未始不由君子之疾惡過激也。使克如晏范杜韓諸老。和而不同。羣而不黨。寧有是哉。每見近時之論。其人而東林也。雖晚而從逆。必爲之曲解。攻東林者。殉國之難。人所共知。終以爲僞。執門戶以論人。是非之不公。其弊有不可勝道者已。彝尊先曾祖太傅文恪公。廉節自勵。中立無黨。以禮部左侍郎攝本部尚書事。請册立東宮。公私疏凡七十上。流傳者二十餘篇。存之史館。其言最切直者。劾鄭國泰。大指謂明外戚不預政事。册立匪國泰所宜言。當時貴妃親懿。咸爲側目。其後册立旨下。儀注皆先公預定。出諸袖中。且上言國朝册立東宮。無謁謝貴妃四拜之禮。宣德嘉靖舊儀。與今有別。故實錄特書。是年禮臣悉從裁革。不敢援故事以請。而郭文毅公遺先公書。以先公議禮疏。闇闇。侃侃。百折不回。比之中流砥柱。顧先公諸疏。世或移置他人姓名。若吳人文秉撰先撥志始一書。凡涉册立事。纖悉具錄。獨於先公劾國泰。暨裁革貴妃四拜禮。皆削而不書。無他。以先公名不入東林黨籍也。秉爲文肅公子。文肅中天啓壬戌進士第一人。是年先公實主會試。文肅固先公所取士也。雖淵源有自。而秉一字不以假人。其待中立者且然。況與東林樹敵者乎。卽此一家一事言之。黨人之是非公乎不公。閣下可以審察矣。彝尊非不知是言出。必有唾其面者。然而國史天下之至公。不得以一毫私意梗避其閒者也。區區之誠。以南董望閣下。冀裁擇焉。

上陳笠帆按察書　惲敬

瑞金縣知縣惲敬謹上書按察大人閣下。曩者敬居京師。會於鹿園檢討處。一識清顏。今奔走於下吏十

三年矣。而所至聞數朝廷君子者。大人必居一焉。自傷卑遠。不得朝夕近左右。以盡其慺慺之忱。及旌節莅江西喜甚。然不敢遽請見者。敬之私意。竊以爲漢之陳仲舉。唐之李文饒。使天下爲善者。亟亟然如舉旛於市以相附。則君子之異於小人又幾何。是以不敢。然心之望大人知之。與敬之竊自附於知大人。未嘗一日不往復也。今得手教。以爲非流俗之人。而開之以盡言。敬不敢遠爲言。請就江西之已事。比於大人之問言之。且卽縣官之可以與其事而敬之所及見者言之。夫水旱感召之說。雜家之所言。皆附會也。不足以取信。而儒者又疏闊其言。庸迂陳陳相因。然於理有可信者。和則豐。戾則凶。故或天地之氣先至。而人之氣應焉。是以水旱之氣亂政也。或人之氣先動。而天地之氣應焉。是以水旱之政亂氣也。今皇上嘉慶之七年。江西之旱者。南昌瑞州所屬數縣耳。其時主議者。以爲皇上愛民。宜通十府爲緩徵。夫歲豐而緩徵。民之衣食婚嫁。不如歲凶之愼也。稍溢之則所緩者盡矣。至帶徵之歲。有司必嚴督之。故民之財。緩徵之時不能有餘。帶徵之時必至不足。且明明豐矣。曰吾緩徵。戶部之有餘不足不計也。倉場之有餘不足不計也。是故江西之政。莫弊於七年之緩徵。然而且緩徵不足。繼之以請糴。請糴則米價之貴可上聞。是故請糴者所以飾緩徵也。然而且請糴不足。繼之以臺估。臺估則米價之賤不至於上聞。是故臺估者所以飾請糴也。大人以爲和乎戾乎。迨至戶部以爲誤會計。倉場以爲誤支銷。朝廷以及天下之人。皆以爲不知事體。於是十二年之收歉於七年。而勢不得議緩徵矣。夫官方懲七年之事而以爲宜徵。民又狃於七年之事而以爲斷不宜徵。於是督漕者行令如救火。辦漕者設法如轉輪。而泄泄如故。大人以爲和乎戾乎。由此觀之。敬恐江西之歲日惡。江西之民日貧。江西之政亦日冗。不止如今日之事勢也。方今

天下之民情無弗達也其患在於屈意以達民情又民情既達而拂之使不得如其情敬請以瑞金一縣計之共三十三萬人奸民不安分者千餘人而已其餘皆耕耘負販取給足則無他求焉無求達之情也其有匹夫匹婦之銜恤者可訴之縣縣不允可訴之州訴之院司今皇上以大智大仁臨馭宇內有朝叩閽而夕得旨者何憂其不達耶敬所謂今之患在於屈意以達民情者蓋三代以上民養生之事未備故能生民養民者爲善政三代以下民養生之事已備故聽民自生自養而不擾之者爲善政今部院懼院司之壅民情也而侵府州之權府州懼州縣之壅民情也而侵州縣之權於是內而幕中賓客外而吏卒皆竊攘而侵所屬之權夫至於如是則告訐鑽刺之風盛行而奸民之不安分者皆起矣即如瑞金一縣以不安分之千餘人排笮三十三萬人雖不至徧受其毒至民之失業者不少矣況告訐鑽刺之風盛行則州縣不得不設法以調停之院司府州亦不得不縱州縣設法以調停之遂使民益驕官益弱即如萬載之部案以大清之民居大清之土爲大清之士本籍士也棚籍亦士也合考已百年矣然而議讞助之曰分考陳言助之曰分考且有詆諆之辭曰羞與爲伍夫科歲考可分江西鄉試不可分則舉人伍矣禮部會試不可分則進士伍矣而於生員曰羞與爲伍是萬載之生員知廉恥而萬載之舉人進士皆不知廉恥也此不通之說也而萬載之是非悖矣即如雩都之部案一以爲翁婦之姦不誣一以爲翁婦之姦不實而雩都之是非惑矣即如樂安之部案一以爲是竊非誣一以爲是誣非竊而樂安之是非惑矣其時當事者或以鍛鍊之法行其調停或以調停之法行其鍛鍊其始蓋由於屈意以達民情故弊不至於此不止也敬所謂民情既達而拂之使不得如其情者耗羨之過加誰不知能即已乎搶竊之匿報誰不

知能盡發乎。顧役之盤踞誰不知。能變法乎。募軍之驕惰誰不知。能改律乎。黃次公曰。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此古今之通論也。敬之所欲言者無窮也。而所言者又未必皆是。然而不可以無言也。大人如不以爲戇且愚。則請繼自今日日言之。大人以爲可用耶。不可用耶。皆敬之幸也已。

上曹儷笙侍郎書 惲敬

前者敬在寧都上謁。先生過聽彭臨川之言。諄然以昔人之所以爲古文者下問。侍坐之頃。未能達其心之所欲言。回縣後竊願一陳其不敏。而下官之事上者。如古之奏記如牋如啓。皆束於體制。塗飾巧僞。殊無足觀。至前明之稾。幾於胥隸之辭矣。古者自上宰相至於儕等相往復。皆曰書。其言疏通曲折。極其所至而後已。謹以達之左右。惟先生教正之。古文文中之一體耳。而其體至正不可餘。餘則支。不可盡。盡則敝。不可爲容。爲容則體下。方望溪先生曰。古文雖小道。失其傳者七百年。望溪之言若是。是明之遵巖震川本朝之雪苑勺庭堯峯諸君子。世俗推爲作者。一不得與乎望溪之所許矣。望溪謹厚。兼學有源本。豈妄爲此論耶。蓋遵巖震川常有意爲古文者也。有意爲古文。而平生之才與學不能沛然於所爲之文之外。則將依附其體而爲之。依附其體而爲之。則爲支爲敝。爲體下。不招而至矣。是故遵巖之文贍。贍則用力必過。其失也少支而多敝。震川之文謹。謹則置辭必近。其失也少敝而多支。而爲容之失。二家緩急不同。同出於體下。集中之得者十有六七。失者十而三四焉。此望溪之所以不滿也。李安溪先生曰。古文韓公之後。惟介甫得其法。是說也。視望溪之言有加甚焉。敬常卽安溪之意推之。蓋雪苑勺庭之失。毗於遵巖。而銳過之。其病徵於三蘇氏。堯峯之失。毗於震川。而弱過之。其疾徵於歐陽文忠公。歐與蘇二家所畜

有餘。故其疾難形。雪苑勺庭堯峯所畜不足。故其疾易見。噫可謂難矣。然望溪之於古文。則又有未至者。是故旨近端而有時而歧。辭近醇而有時而窳。近日朱梅厓等。於望溪有不足之辭。而梅厓所得。視望溪益庳隘。文人之見日勝一日。其力則日遜焉。是亦可虞者也。敬生於下里。以祿食趨走下吏。不獲與世之大人君子相處。而得其源流之所以然。同州諸前達。多習校錄。嚴考證。成專家。爲賦詠者。或率意自恣。而大江南北。以文名天下者。幾於猖狂無理。排溺一世之人。其勢力至今未已。敬爲之動者數矣。所幸少樂疎曠。未嘗捉筆求若輩所謂文之工者而浸漬之。其道不親。其事不習。故心不爲所陷。而漸有以知其非。後與同州張皋文吳仲倫。桐城王悔生游。始知姚姬傳之學。出於劉海峯。劉海峯之學。出於方望溪。及求三人之文觀之。又未足以饜其心所欲云者。由是由本朝推之於明。推之於宋唐。推之於漢與秦。斷斷焉析其正變區其長短。然後知望溪之所以不滿者。蓋自厚趨薄。自堅趨瑕。自大趨小。而其體之正。不特遵巖震川以下。未之有變。即海峯姬傳。亦非破壞典型。沈酣淫詖者。不可謂傳之盡失也。若是則所謂爲支爲敝爲體下。皆其薄其瑕其小爲之。如能盡其才與學以從事焉。則支者如山之立。敝者如水之去腐。體下者如負青天之高。於是積之而爲厚焉。斂之而爲堅焉。充之而爲大焉。且不患其傳之盡失也。然所謂才與學者何哉。曾子固曰。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文必足以達難顯之情。如是而已。皋文最淵雅。中道而逝。仲倫才弱。悔生氣敗。敬蹉跎歲時。年及五十。無所成就。必矣。天下之大。當必有具絕人之能。荒江老屋。求有以自信者。先生能留意焉。則斯事之幸也。

上朱梅崖先生書　魯仕驥

仕驥頓首奉書梅崖先生左右。仕驥側聞先生自少以唐韓愈氏自況。竊謂韓子之人之文。千百年一有者也。仕驥雖不肖。亦嘗幼習其辭。而有志好之矣。從而考其軼事。則又未嘗不歎其好善之勤。愛士之切。汲汲焉誘掖後進。欲其偕之大道。而生其時者。若李翺張籍皇甫湜之徒。幸得大賢者爲之師。皆能磨礱浸灌以有成。而韓子之道。亦益以光大。俾後之讀其書者。感慨欣慕。若欲身與其盛也。既而聞今世有先生。則又未嘗不自幸其生與之同時。因不自揣量。竊欲一竭其駑鈍之才。養其根。加其膏。以庶幾其一得。就而問焉。因以講去其非而存其是。雖不敢望李翺諸人萬一。抑或得所指授。俾卒其業。不至泯泯沒世而已也。往年過訪貴鄉諸君子。得見令兄鈞園先生。是時先生遠宦山東。仕驥賤且少。蓋無因而至焉。又中無所有。不敢妄干以書。然於先生之微言篤論。則從令兄與諸君子後。亦飫聞而熟察之矣。自是而願見先生之心。日益以誠。今年春復過貴里。而先生已退休家居。竊不勝驚喜。以爲積十數年願得一見者。今一旦見之。將進謁。忽自顧翻若次且不敢。何者。無雄之雌。天地不能卵。空中之核。陰陽不能結。夫無其質而妄冀其獲。君子所不許。以仕驥之不自揣量。積十數年嚮往之志。然乃力絀於紛紜。功隳於偷惰。念古之君子。將欲致其身於長者之前。必有所以自飾。爲之先資。仕驥於此。既學之未力。及其爲之。又皆所謂下筆令人慚者。雖強顏以進。先生不惜誘而進之。其將何以爲之質也。比進見。不圖先生竟降以相接。語次若重惜仕驥之違其志者。懇懇之誠。達於面目。此由好善之勤。愛士之切。出於天性而然。故雖以仕驥之不肖。猶樂爲成就之。信乎其眞能以韓子自待者也。退益自慶。今日之得見先生。信爲未易之遇。而生平之所願竭其駑鈍者。將自今始。舊所爲文。謹擇其稍可者八篇。錄爲一册。古詩一章。聊寫鄙誠。並冀

賜繩削。伏惟閔其志而進退之。俾處在門下。與有聞焉。幸甚。惶恐惶恐。仕驥再拜。

上方尚書書　樺曾亮

竊念國家熾昌熙洽。無雞鳴狗吠之警。一百七十年於今。東西南北。方制十餘萬里。手足動靜。視中國頭目。大小省督撫開府持節之吏。畏懼懍懍。殿陛若咫尺。其符檄下所屬吏。遞相役使。書吏一紙。揉制若子孫。非從中覆者。雖小吏毫髮事。無所奉行。事權之一。綱紀之肅。推校往古。無有倫比。而曹州長垣諸賊。敢以狐鼠嘯聚。潛行突發。輒輕入重地。驚犯闕廷。賴雷雨助威。臣工協力。兩日一夜。斬殺痛斷。天子爲之震悼。下哀痛之詔。公卿恐懼。有識之士。莫不悽慘傷懷。奮臂欲起者。而餘賊猶盤桓窟穴。屠殺守宰。抗拒大軍之兵仗。此特萬死出一生之計。豈果能竄據一郡縣。遷延歲月。爲尉腋患哉。然賊雖冥頑。必有恃而敢動。方今官吏皆習故態。雖小利害至微淺。輒袖手委重律令。不一任勞怨。爲天下先。此豪傑志士所以束手而無奇。奸人所樂窺而無憚者也。今明公奉天子詔。往破賊。金鼓一動。畢授天討。無足慮者。然愚以爲要在破崖岸。用望外之賞罰。一切以盡人才爲先。鼓衆心爲本。誠如是。推之天下可也。況區區之寇。然非明公。其誰行之。亦誰爲言之者。冬深益寒。伏祈自愛。以壯三軍之心。

覆上汪尚書書　樺曾亮

前由陳中書所遞至賜書。伏讀數過。鴻章鉅字。光輝薄星辰。聲氣諧韶濩。如高山深谷。猝然臨前。鮮不變色卻步。而蜿蟬迤邐。千里始盡。不測其氣脈之所終。非明公盛德鴻才。達於政治之體要。孰能言之。非謙尊下士。不閒於勢分之遠邇。孰肯爲言之。然則推公之心。其有以卑位自嫌。而不敢自進其說者。固宜得

棄絕之罪於大君子。而未離乎卑陋之見者也。夫君子在上位。受言爲難。在下位。則立言爲難。立者非他。通時合變。不隨俗爲陳言者是已。昔蘇文忠說仁宗以有爲諫神宗之興事。非更變多而銳氣消也。所值之時異也。賈生一見文帝。而勸以削藩國。係匈奴。知文帝所謙讓者在此也。故欲救其弊而扶其偏。使其雖從吾言。必不至過而爲患。不然。則誼者亦晁錯王恢矣。豈惟賈生。書之戒成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戒康王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使遇秦皇漢武之君。則斯言豈不爲禍。夫言之非其人而爲禍者。得其人卽能爲福。若僞尙書則不然。其時自唐虞至夏殷周之久也。其君自堯舜至太甲之不類也。而其詞茫茫昧昧。惟取寬綽而無疵者。塗附增加。如出一口。雖舉其篇而互易之可也。如是之言。卽言之非其人而不爲禍。然未可謂之爲知言也。漢哀帝底剧鼎臣。守相有罪。交臂就死。而息夫躬方勸以立威刑。元帝慈愛恭儉。非所難也。失在於不斷不明。而貢禹所陳。皆諱所難而責所易。人皆知息夫躬之爲佞也。而豈知禹之佞甚於躬哉。夫言有託於經而甚尊。出於口而無弊。予人主以易緣飾之事。可受之名。而實無益於人國者。固君子所宜深察而明辨之者也。曾亮嘗持此說以觀古人。已有所作。亦推此意。惑於自信。謬於自知。深恐不應經義。違師法。非大君子中正之道。輒取近作論事二篇。錄呈左右。惟明公不惜教誨而深裁之。

上梅伯言先生書　龍啓瑞

伯言先生閣下。憶前歲春閒。蒙賜先人陷幽之文。當卽肅復。敬申哀謝。道遠未知何時得達。比逆賊踰嶺出。息耗益梗不通。聞先生陷危城中。曾作二詩感懷。末由奉寄。嗣於新之方伯處。知先生已脫賊自歸。移

家黃墅。爲之欣忭者彌日。會粵西土匪益熾。牽於集鄉兵議團費。終日卒卒。脣吻枯燥。逮晚不得休息。又地方官相與違難。噫氣塡胸肺間。因自戒執筆。恐發攄太過。以益時忌。故不能以一函詢近況。道款曲。然依企之誠。則未嘗一日而置諸懷也。伏維遯迹休閒。與居安善。金陵異族偪處。聞數十里外村落。尙可安居。未審近復何如。憂患播遷之餘。以道自勝。親近圖史。神明不衰。固當爲先生視之耳。近年變端殊大。非前時意料所及。然先生文集中上汪尙書書已言之。良佩深識遠見。抑某竊有進者。姦民固非重州縣之權不辦。今州縣雖無權。然察一結盟聚黨之姦民。固力有餘也。特上之督撫。不肯擔代處分。又樂以容忍欺飾爲事。有一二能辦之員。且多方駁飭之。使逆知吾意而不敢爲。然督撫亦非眞以爲事之宜如此也。大抵容身固寵。視疆場若無與。苟及吾身幸無事。他日自有執其咎者。又上之則有宰相風示意旨。謂水旱盜賊。不當以時入告。上煩聖慮。國家經費有常。不許以毫髮細故。輒請動用。由前之說。固非古大臣之所以事君矣。由後之說。其所以防冒濫。非不善也。然疆吏因此而不敢辦盜。逮其潰決。則所費者愈多。爲督撫者。類皆儒生寒素。夙昔援引遷擢。不能不藉助於宰相。如不諮而後行。則事必不成而有礙。是以受戒莫敢復言。蓋以某所聞。皆如是也。金田會匪。萌芽於道光十四五年。某作秀才時。已微知之。彼時巡撫某公。方日以遊山賦詩飲酒爲樂。繼之者猶不肯辦盜。又繼之者。則所謂窺時相意旨者是也。當其時馮雲山韋振胡以洸等。蓋無人不爲本地紳民指控。拘於囹圄者數月。府縣以爲無是事也。而故縱之。逮其起事。始以八百人聚於桂平之紫金山。紳民知必爲巨患。集鄉兵千餘。自備口糧器械。欲往剿捕。具公揭於道府。但請委員督視。使知非私鬬。而殺人得免於抵償。蓋其時粵西初有團練。而民之畏法如此。道府

顧置之不問。紳民再三催促。始委一候補知縣薩某應之。而夫馬又不時給。委員因逡巡不去。賊聚黨嘯至巨萬。團練弱且嗛官兵之莫爲助。遂羣撒手而賊勢滔天矣。蓋某所聞於官中者如此。此不能不爲之太息痛恨也。今天下州縣多矣。即一省不下數十百餘。安得盡賢者爲之。惟督撫得人。則州縣不期而自治。督撫不肯欺蒙皇上。則州縣亦必不敢欺蒙督撫。此其勢然也。竊謂如先生之論。使州縣得入爲御史。固足以激勵人材。而建白不至爲空言。然列薦牘而上之者督撫也。如使他人薦之。恐非時政所宜。亦未必遂公且明於督撫。州縣雖賢。安能違其意而自致於高明哉。惟宰相實有抑揚督撫之權。督撫皆得其一言。以爲事勢之輕重。故從古天下之治亂。未有不由乎宰相者。今粵西之始禍可覩已。此蓋先生文之所未及者。故某引伸其說。以爲世鑒。先生其然之否耶。數年里居。因團練事時與官吏交涉。竊見今之所患。有甚於昔。殆親見前人覆轍。而躬自蹈之者。如使一誤再誤。則爲憂更大。去冬曾據實瀝情入告廟堂。初意極爲愼重。浸淫爲持魁柄者所遏。彼人不能扼我。而能忌我。又賊勢滋蔓。凡鄉團之良如唐子實輩。皆敗不肯出。某於是不得不奉母引去。忌我者亦不能留也。蓋某之所以出處進退者如此。其委折非言可盡。自十月十一日自家起程。今日始抵衡陽。將取道襄樊以達秦中。謁見座師王雁汀中丞。擇便地安置老弱。再圖北上。今之時勢。談何容易。況以空疏無據者爲之。其能有萬一之濟耶。儻容隱居奉母。偷得一寬閒寂寞之區。則私願已足。先生其必有以教我。滁笙侍郎一軍居然近今豪傑。觀其起事之始。其氣足以吞川瀆。撼山嶽。而幕下人才。亦皆一往無前。陵厲蓋世。宜其有以攝凶頑而吐氣也。然自九江而下。賊愈悍。我愈孤。江北之蜂屯蟻聚者。其志量尤不可窺測。則恃蒼生之福命爲之。滁笙到此。則更爲其難

矣。前歲感懷二律。並今歲立春日寄懷近作。附錄呈正。先生文集曾否刻成。便乞以一帙見寄。今年在粵。與伯韓子實袁集師友文刻之。而以子實居其名。命曰涵通樓師友文鈔。先生文從伯韓鈔本錄出。近作則先人墓誌。黃个園傳皆與焉。頗有集隘不能盡登之感。此外月滄先生子穆伯韓少鶴及某六人。爲書九卷。先生及伯韓少鶴皆二卷。而少鶴及同鄉蘇虛谷之詞。合鄙作共爲一卷。凡十卷。今已裝釘印行。詩鈔擬俟續刻。蓋資與日皆不能給。而先生詩集從前未經錄出。不知能以副本見寄否。兵戈擾擾。勞生僕僕。無補時艱。獨平日文章之好。結習未忘。常自笑且自憐也。獨以識一時師友淵源之緒。則先生或亦有取焉。道遠書何能悉。

書牘類

簡

招素上人彈琴簡　王維

僕乍脫塵鞅。來就泉石。左右墳史。時自舒卷。頗覺思慮斗然一清。禺俟揮絃。寫我佳況。

答傅彬老簡　秦觀

彬老足下。昨奉手教。所以慰誨甚勤。并蒙錄示寄蘇登州書。并題眉山集後。尊賢善道。發於誠心。詞旨清婉。近世所希見也。發函展讀。殆不能釋手。欽想高風。益增企系。屢迫賤事。修報後事。悚愧何已。然僕昧陋。不能具曉盛意。中間有未然處。輒爲左右具言之。惟閣下恕其僭易。幸甚幸甚。閣下爲蜀之錦綺。妙絕天下。蘇氏蜀人。其於組麗也。獨得之於天。故其文章如錦綺焉。其說信美矣。然非所以稱蘇氏也。蘇氏之道。

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於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閣下論蘇氏而其說止於文章。意欲尊蘇氏。適卑之耳。閣下又謂三蘇之中。所願學者。登州爲最。優於此尤非也。老蘇先生。僕不及識其人。今中書補闕二公。則僕嘗身事之矣。中書之道。如日月星辰。經緯天地。有生之類。皆知仰其高明。補闕則不然。其道如元氣行之混淪之中。萬物由之而不知也。故中書嘗自謂吾不及子由。僕竊以爲知言。閣下試贏數月之糧。謁二公于京師。不然。取其所著之書。熟讀而精思之。以想見其人。然後知吾言之不謬也。文翁哀詞。抒思久矣。重蒙示諭。尤增感愴。時氣尚熱。未及晤見。千萬順時自愛。因風無惜以書見及。幸甚。

與蘇先生簡　秦觀

某頓首再拜。知府學士先生。比參寥至。奉十二月十二日所賜教。慰誨勤至。殆如服役。把玩彌日。如晤玉音。釋然不知窮困憔悴之去也。卽日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鄙陋。不能脂韋婉孌。乖世俗之所好。比迫於衣食。彊勉萬一之遇。而寸長尺短。各有所施。鑿圓枘方。卒以不合。親戚游舊。無不憫其愚而笑之。此亦理之必然。無足嘆者。但以再世偏親。皆垂白而田園之入。殆不足奉裘褐。共饘粥。犬馬之情。不能無悒悒爾。然亦命也。又將奚尤。惟先生不棄。而時賜之以書。使有以自慰。幸甚幸甚。窮冬末由侍坐。伏乞爲國自重。下慰輿情。不宣。某頓首再拜。

與黃魯直簡　秦觀

某頓首。奉違甚遽。殊不盡所欲言者。每覽焦尾弊帚兩編。輒悵然終日。殆忘食事。昔人千里命駕。良有以

也。歲莫苦寒。不審行李已達何地。奉惟榮養吉慶。昨揚州所寄書中。得次韻莘老斗野亭詩。殊妙絕。來者雖有作。不能過也。及辱手寫龍井雪齋兩記。字畫尤清美。殆非鄙文所當。已寄錢塘僧摹勒入石矣。幸甚幸甚。比又得眞州所寄書。及手寫樂府十月十三日泊江口篇。諷味久之。竊已得公江上之趣矣。李端叔後公十數日。遂過此。南如晉陵。爲留兩日。斗野詩八音二十八舍歌。幷公所寄詩。皆和了。今錄其副寄上。所要子由金山詩。幷某所屬和者。今奉寄八音歌次韻斗野亭黃子理憶梅花詩。凡四首。亦隨以呈。聊發一笑耳。皖口見公擇李六。不知相從幾多時。恨不同此集也。餘歲就畢。杜門忽忽。殊無佳意。何時展晤。以盡所懷。未開。願與時自愛。千萬千萬。不宣。某再拜。

書牘類

札

答勸置田園札　張嘉貞

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饑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亦無用也。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沒後。皆爲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

書牘類

帖

殊遇帖　王羲之

羲之死罪。復蒙殊遇。求之本心。公私愧歎。無言以喻。去月十一日發都。違遠朝廷。親舊乖離。情懸兼至。良

不可言。且轉遠。非徒無諮覲之由。音問轉復難通。情慨深矣。故旨遣承問。還願具告。羲之死罪。

斷酒帖 王羲之

斷酒事終不見許。然守之尙堅。弟亦當思同此懷。此郡斷酒一年。所省百餘萬斛米。乃過於租。此救民命。當可勝言。近復重論。相賞有理。卿可復論。

省弟帖 王羲之

前使還。有書哀猥。不能敍懷。情痛兼哀若割。當奈何奈何。省弟累紙。哀毒之極。但報書難爲心懷。況卿處之。何可具忍。有始有卒。自古而然。雖當時不能無情痛。理有大斷。豈可以之致弊。何由寫心。絕筆猥咽。不知何言也。

山河帖 褚遂良

山河阻遠。星霜變移。傷搖落之飄零。感依依之柳塞。煙霞桂月。獨旅無歸。折木葉以安心。採蘼蕪以長性。魚龍起沒。人何異知者哉。褚遂良帖。

與李太保乞米帖 顏眞卿

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竭。祇益憂煎。輒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實濟艱勤。仍恕干煩也。眞卿狀。

書牘類

劄子

議安集淮民以捍江面劄子　葉適

竊照去歲虜入兩淮所殘破處安豐濠盱眙楚廬和無爲七郡其民奔迸渡江求活者幾二十萬家而佊山傍水相保聚以自固者亦幾二十萬家今所團結卽其保聚不流徙者雖不能盡在其中大約已十餘萬家其流徙者死於凍餓疾疫幾殫其半而保聚之民亦有爲虜驅掠而去者散爲盜賊則又不在焉度今七郡之民通計三十萬家和議未定室廬不成就使和議有定其短長之期又未可知此三十萬家者終當皇皇無所歸宿蓋淮上四戰之場虜敵往來之地民生其間勢固應爾然自古立國未嘗不有以處之也無以處之則地爲棄地而國誰與共守設使今歲邊報復急此三十萬家者又將奔迸流徙而喪其生乎春秋戰國之時畫國而守大爲城邑小爲壘壁百里之國皆有邊面自非暴君苛政其民未嘗散之四方兩漢以後裂爲南北中原不合者凡數百年人在戰地各自爲家養生送死老子長孫未嘗有闕彼非有以自守不肯輕棄其鄉安能如此自唐以後至於本朝以和戎爲國是千里之州百里之邑混然一區煙火相望無有捍蔽一旦胡塵猝起星飛雲散無有能自保者南渡之後前經逆亮之禍近有僕散揆之寇累世生聚一朝蕩然故某昨于國家營度規恢之初以爲未須便做且當于邊淮先募弓弩手耕極邊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漢東盡楚泗約可十萬家列屋而居使邊面牢實虜人不得踰越所以安其外也蓋漢唐守邊郡而安中州未有不如此者也今事已無及長淮之險與虜共之惟有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傑借其聲勢縻以小職濟其急難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大將憑城郭諸使總號令虜雖大入而吾之人民安堵如故叩城則不下攻壁則不入然後設伏以誘其進縱兵以擾其歸使此謀

果定行之有成又何汲汲於畏虜乎所以安其內也夫徒手搏虎以幸其斃一夫之勇也一夫之勇未必驗而一夫之怯其爲驗也決矣爲天下者不以天下之大而就一夫之勇故某願朝廷以謀困虜以計守邊安集兩淮以捍江面使淮人不遁則虜又安敢萌窺江之謀乎故堡塢之作山水寨之聚守以精志行以彊力少而必精小而必堅毋徇空言而妨實利則今日之所行與漢唐之屯田六朝三國春秋之壘壁彼各有以施之不相謀而相得故也伏乞照會指揮施行

書牘類

奏記

奏記霍光議立皇曾孫 丙吉

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蓍龜亟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

奏記霍光爭侯史吳事 禮延年

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爲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閒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

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讙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

奏記蕭望之　鄭朋

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歡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竢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鍔。奉萬分之一。

奏記詣蔣公　阮籍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臺之位。羣英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爲首。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爲道存也。籍無鄭卜之德。而有其陋。猥見採擢。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皋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不強。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書牘類

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韓愈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

嘗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捧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迍邅坎坷。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閤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眞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閤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閤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閤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上韓太尉先狀　王安石

昔者幸以鄙身託於盛府。無薄才以參籌筴之用。有疏節以累含容之寬。久而再惟。滋以自愧。伏惟某官憂國愛君之操。仁民恤物之方。賓禮賢豪。包收疵賤。蓋嘗沐浴於餘澤。而且歌舞於下風。孰云去離。遂曰疏斥。徒以地殊南北。勢隔卑尊。小夫竿牘之勤。不足自効。幕府文書之衆。或以爲煩。方隨傳車。得望步履。固願階緣於疇昔。無因鑽仰於緒餘。敢圖高明。先賜勞來。貴以下賤。不矜其行之疵。賢而容愚。不誅其禮之曠。夫惟昔之有道。皆愼所以與人。欲示其自養之汚隆。必觀其所遇之能否。深慚固陋。有玷獎成。將次

郊關。即趨牆屏。其爲感喜。豈易談言。

書牘類

牋

答臨淄侯牋　楊脩

脩死罪死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鶚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增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比仲山周旦之儔。爲皆有譽邪。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瞍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璅璅。何足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興魏太子牋　繁欽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臣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囀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卽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旬。胡欲慨其所不知。尙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旣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遊轉化。餘弄未盡。暨其淸激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谿。流泉東逝。同坐仰嘆。觀者俯聽。莫不泫泣殞涕。悲懷慷慨。自左驥史妫謇姐名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欽死罪死罪。

答東阿王牋　陳琳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幷云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世之才。秉靑萍干將之器。拂鐘無聲。應機立斷。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音義旣遠。淸辭妙句。焱絕煥炳。譬猶飛兎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足。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載懽載笑。欲罷不能。謹韞櫝玩耽。以爲吟頌。琳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牋　吳質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懽。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以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卽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愼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鬱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勑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載。猶欲觸匈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慺慺。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吳質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耀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寐之後。不識所言。卽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恆山。連岡平代。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洪水漸漬。疆宇喟然。嘆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

弱無以莅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所能也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懍懍有庶幾之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懽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誑耀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勸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貿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覲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爲鄭沖勸晉王牋 阮籍

沖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尙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爲美談況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人無謗言前者公明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宇內康寧苛慝不作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譽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今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誰與爲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不通大體致以陳聞

與會稽王牋　王羲之

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況廟大臣未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遊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

到大司馬記室牋　任昉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册。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況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咳唾爲恩。眄睞成飾。小人懷惠。顧知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湯沐具而非弔。大廈構而相賀。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遂古。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神功無紀。作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翹首。惟此魚目。唐突璵璠。顧己循涯。實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雖則殞越。且知非報。不勝荷戴屏營之情。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書牘類

啓

上蕭太傅因辭奪禮啓　任昉

昉啟。近啟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昉於品庶。示均鎔造。干祿祈榮。更爲自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啟。昉往從末宦。祿不代耕。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懷。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奠酹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闃若無主。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啓事陳聞。謹啟。

謝滕王賚馬啟　庾信

某啓。奉教垂賚烏騮馬一匹。柳谷未開。翻逢紫鷰。臨源猶遠。忽見桃花。流電爭光。浮雲連影。張敞畫眉之

暇。直走章臺。王濟飲酒之歡。長驅金埒。謹啓。

上留守鄭相公啟　韓愈

愈啟。愈爲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爲報答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爲如此。眞得事大君子之道。今雖蒙沙汰爲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爲故吏。爲形跡嫌疑。改前所爲。以自疏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爲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爲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爲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眞爲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爲大君子爲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爲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爲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黜。不以眞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閉蓄以爲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爲吏。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願藉心。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邱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上襄陽李僕射愬獻唐雅詩啟　柳宗元

宗元啟。昔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故其詩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其卒章曰。于周受

命。自召祖命。以明虎者召公之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而得閣下。亦出江漢。以平淮夷。克承於先西平王。其事正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施後代。豈聖唐之文雅。獨後於周室哉。宗元身雖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爲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墜斯時。苟有補萬分之一。雖死無憾。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齋沐上獻。誠醜言淫聲。不足以當金石。庶繼代洪烈。稗官里人得採而歌之。不勝憤踊之至。輕瀆威嚴。戰越交深。謹啓。

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啟　柳宗元

宗元啟。宗元往者嘗侍坐於崔比部。聞其言曰。今之爲文。莫有居趙司勳右者。自是恆欲飾其所論著。薦之閣下。病其未就。將進且退者。殆十數焉。幸以廢逐伏匿。獲伸其業。類於嚮者。若有可觀。然又以罪惡顯大。甘死荒野。不能出其固陋。以求知於閣下。則固昧昧徒生於世矣。謹獻雜文十首。倘還以數字。定其是非。使得存於世。則雖生與蠻夷居。魂與魑魅游。所不辭也。輕瀆威重。伏增戰懼。謹啟。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啟　杜牧

某啟。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軸。威德上顯。和澤下流。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星辰順靜。日月光明。天業益昌。聖統無極。既功成而理定。實道尊而名垂。今則未聞縱東山之游。樂後園之醉。惕惕若不足。兢兢而如無。豈不以邊障尚驚。殊虜未殄。防其入寇。猶須徵兵。伏以迴鶻種落。人素非多。梭於突厥。絕爲小弱。今者國破衆叛。逃來漠南。爲羈旅之魂。食草萊之實。白鬣驪騂之騎。凋耗已無。湩酪皮毳之資。飢寒皆盡。寄命雜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今者度虜之計。不出二者。時去時來。徊翔不決。必有所在。西戎已

得要約。伺其氣勢。同爲侵擾。此其一也。心膽破壞。馬畜殘少。且於美水豐草。暖日廣川。牧馬養習。以俟強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中國之兵。與之首尾。久戍則有師老費財之憂。深入則有大寒瘃墮之苦。示戎狄之弱。生姦傑之心。今者不取。恐貽後患。敢以管見。上干尊重。自兩漢伐虜。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童馬免乳。畜肥草壯。力全氣盛。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實大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爾。此所謂避虛而擊實。逃短而攻長。至於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盛。屢犯北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遠。自寬已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暄。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掩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駭星分。向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可一舉而滅矣。武帝從之。及全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撲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彌漫山澤。高車因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恐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浩先勸窮追之不從。後聞涼州賈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以某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酒泉教射之兵。糗飯誡誓。仲夏潛發。計陰山與涿邪之遠近。十不一二。校蠕蠕迴鶻之強弱。猶如虎鼠。五月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於枕席之上。翫寇於掌股之中。軋轢懸餅湯沃晛雪。一舉無類。必然之策。今冰合防秋。冰銷解戍。行之已久。虜爲長然。出爲意外。實爲上策。議者或云。北取黠戛。令討迴鶻。伏以黠戛起於別種。超爲可汗。必是英傑。天時必助。賢材必用。法令必明。滅迴鶻之後。便是勍敵。況示之以弱。必爲所輕。今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穀豐熟。可以瘞玄玉於常山。孑遺人於河壠。顧滋

疲虜。豈遺子孫。伏惟太尉相公。文德素昭。武功復著。盡地而兵形盡見。按瑣而邊事無遺。唯一指蹤。即可掃跡。昔漢武帝之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輒報罷去。未嘗罪之。故能羈越臣胡。大興禮樂。今太尉與仁聖天子同德。有志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寬狂狷。不賜誅責。生死榮幸。無任感恩攀戀惶懼汗慄之至。

答胡秀才啓　歐陽修

竊以考行選賢。故人皆修德而自厚。論材較藝。則下或衒己而忘廉。誠誘養之道殊。致進趨之勢異。浸久之俗。益薄惡而可嗟。習見爲常。遂安恬而不怪。伏以秀才學優墳史。詞富文章。能力行以自強。方韞藏而待價。豈期誤舉。遂爾遺材。惟賢食之不家。顧良時之難得。譬夫餓者。雖恥嗟來。因而無言。亦將不及。既一慚之莫忍。遂兩訟以交興。逮乎究窮。果自明白。矧朝廷之選士。惟寒俊之是先。雖爾初屯。理將後得。必也澄官學古。爲政臨民。當獄訟而平心。視斯爲戒。利公家而忘己。効以必爭。苟終身之不回。雖一眚之何患。如此則圭璧之玷。猶或可磨。日月之更。其將皆仰。至於較定能否。明辨是非。形長者豈度之私。貌妍者非鑒之惠。但慚淺識。推竭至公。漁者讓泉。思古人而莫見。私門受謝。亦鄙志之不爲。

上郭侍郎啟　王安石

伏蒙過采浮議。使承乏官。借寵則榮。循涯而懼。願留平聽。得究下情。頑疏之人。滯固於事。席先子之緒業。玷太常之等名。備位於茲。歷年無狀。安全者幸。廢去乃宜。何言誤知。欲觀小試。審處私計。追惟舊聞。不越俎以代庖。蓋言有守。未操刀而使割。可必無傷。輒敢用是固辭。誠願易而佗使。依違王事。雖名理之未安。妄冒人知。亦生平之不欲。高明在上。悃愊發中。臨啟怔忪。果於得請。

謝王司封啟　王安石

伏念安石孤窮之人。少失所恃。雖勉心竭力。求以合於古人。而固陋顓蒙。動輒乖於時變。以此而遊於世。未嘗見恕於人。而自趨走下風。習聞餘教。慰藉之禮。稱揚之私。忤嚴顏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指而更以首公爲是。書文報答。騎從見臨。不以先進略後生。不以上官卑下吏。以至其去重煩送將。又賜其行。使不留滯。爰初就職。甫爾踰旬。乖離雖新。感戀殊甚。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賀韓魏公啟　王安石

伏審判府使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某官受天秀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命。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恥。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疾荒迷。慈聖以謙沖退託。內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敉寧四方。崛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安石久於庇賴。實預甄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自絕於高閎。非敢忘於舊德。逖聞新命。竊仰遐風。

賀歐陽樞密啟　蘇洵

伏審光奉帝詔。入持國樞。士民讙譁。朝野響動。恭惟國家所以設樞密之任。乃是天下未能忘威武之防。雖號百歲之承平。未嘗一日而無事。兵不可去。職爲最難。任文教則損國威。專武事則害民政。伏自近歲屢更大臣。皆由省府而來。以答勳勞之舊。一歷二府。遂超百官。既無跂足之求。僅若息肩之所。自聞此命。欣賀實深。蓋因物議之所歸。以慰民心之大望。伏惟某官一時之傑。舉代所推。經世之文。服膺已久。致君之略。至老不衰。顧惟平昔起於小官。曷嘗須臾忘於當世。以爲天下之未大治。蓋自賢者之在下風。自今而言。夫復何難。願因千載之遇。一新四海之瞻。洵受恩至深。爲喜宜倍。嘗謂未死之際。無由知王道之大行。不意臨老之年。猶及見君子之得位。阻以在外。闕於至門。仰祈高明。俯賜亮察。

賀歐陽少師致仕啟　蘇軾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爲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妻子之計。捐葺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況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捨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

道有自。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爲時自重。少慰輿情。

登州謝兩府啓　蘇軾

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牢謂承宣之寄。忽爲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海。俗近齊魯之厚。迹皆秦漢之陳。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耀。傳夕烽於海嶠。鼓角清閑。顧靜樂之難名。笑妄庸之濫據。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惜齒牙。曲成羽翼。軾敢不服勤簿領。祇畏簡書。策蹇蹠鉛。少答非常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材。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回馮如晦學士啓　曾肇

竊審擢自南宮。進陞東觀。增重藩垣之寄。允爲簪紱之光。伏惟慶慰。知府學士。賦性中和。受材閎廓。質直好義。久見推於士林。平易近民。矧兼明於吏道。蘭雖幽而自媚。玉愈久而彌溫。騎尉郎潛。乏懷鉛之遞直。黃門久次。徵負弩之榮歸。兼是寵光。可稱宦達。未展及門之慶。忽紆馮几之辭。服誼甚高。銘心敢怠。

書牘類

親書

婚禮結言　崔駰

乾坤其德。恆久不已。爰定天綱。夫婦作始。乃降英媛。有淑其儀。姬姜是侔。比則姚嬀。載納嘉贄。中結鑿禍。

定親書　程頤

伏以古重大昏。蓋將傳萬世之嗣。禮稱至敬。所以合二姓之歡。顧族望之非華。愧聲猷之弗競。不量非偶。妄意高門。以頤第幾男。雖已勝冠。未諧受室。恭承賢閤第幾小娘子。性質甚茂。德容有光。輒緣事契之家。敢有婚姻之願。豈期謙厚。遽賜允從。穆卜良辰。恭伸言定。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婚書　秦觀

蚤年擁篲。嘗趨大丞相之門。末路紬書。實佐先翰林之事。重以世母。出於伯姜。既事契之久敦。宜婚姻之申結。敬承佳命。增慰夙心。

書牘類

移

移書讓太常博士　劉歆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

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脫編。博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息。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

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爲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眞。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北山移文　孔稚珪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尙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遊。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偬。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

於前籙。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用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磵石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飈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鵠怨。山人去兮曉猨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岳獻嘲。北壟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磵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皋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槜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蒙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書牘類

揭

瓜步山揭文　鮑照

歲舍龍紀。月巡鳥張。鮑子辭吳客楚。指兗歸揚。道出關津。升高問途。北眺甑鄉。南矚炎國。分風代川。揆氣閩澤。四睨天宮。窮曜星絡。東窺海門。候景落日。游精八表。駃視西遐。超然永念。意類交欃。信哉古人。有數寸之籥。持千鈞之關。非有其才。施處勢要也。瓜步山者。亦江中眇小山也。徒以因迴爲高。據絕作雄。而淩清瞰遠。擅奇含秀。是亦居勢使之然也。故才之多少。不如勢之多少遠矣。仰望穹垂。俯視地域。涕洟江河。疣贅邱嶽。雖奮風漂石。驚電剖山。地淪維陷。川鬬毀宮。毫盈髮虛。曾未注言。況乎汎河浮海之高。遺金堆璧之奇。四遷八騁之策。三黜五逐之疵。販交買名之薄。吮癰舐痔之卑。安足議其是非。

附錄

貽諸弟砥石命　舒元輿

昔歲吾行吳江上。得亭長所貽劍。心知其不莽鹵。匣藏愛重。未曾褻視。今年秋在秦。無何發開。見慘翳積蝕。僅成死鐵。意慙身將利器。而使其不光明之若此。常緘求淬磨之心於胸中。數月後。因過岐山下。得片石。如淥水色。長不滿尺。闊厚半之。試以手磨。理甚膩。文甚密。吾意其異石。遂攜入城。問於切磋工。工以爲可爲砥。吾遂取劍發之。初數日。浮埃薄落。未見快意。意工者相紿。復就問之。工曰。此石至細。故不能速利。堅鐵。但積漸發之。未一月。當見眞貌。歸如其言。果覩變化。蒼慘剝落。若青蛇退鱗。光勁一水。泳涵星斗。持之切金錢三十枚。皆無聲而斷。愈始得之利數十百倍。吾因歎以爲金剛首五材。及爲工人鑄爲器。復得首出利物。以剛質鋩利。苟蹔不砥礪。尙與鐵無以異。況質柔鋩鈍。而又不能砥礪。當化爲糞土耳。又安得與死鐵倫齒耶。以此益知人之生於代。苟不病盲聾瘖啞。則五常之性全。性全則豺狼燕雀。亦云異矣。而或公然忘棄礪名砥行之道。反用狂言放情爲事。蒙蒙外埃。積成垢惡。日不覺寤。以至於戕正性。賊天理。生前爲造化剩物。歿復與灰土俱委。此豈不爲辜負日月之光景耶。吾常覩汝輩趣嚮。爾誠全得天性者。況夙能承順嚴訓。皆解甘心服食古聖人道。知其必非雕蟲道義。自埋於偸薄之倫者。然吾自干名在京城。兔魄已十九晦矣。知爾輩懼旨甘不繼。困於薪粟。日丐於他人之門。吾聞此益悲。此身使爾輩承順供養至此。亦益憂爾輩爲窮窶而斯須忘其節。爲苟得眩惑。而容易徇於人。爲投刺牽役。而造次惰其業。日

夜憶念心力全耗且欲書此爲戒又慮爾輩年未甚長成不深諭解今會鄂騎歸去遂寘石於書函中乃筆用砥之功以寓往意欲爾輩定持剛質晝夜淬礪使塵埃不得閒髮而入爲吾守固窮之節愼臨財之苟積習肄之業上不貽庭闈憂次不貽手足痛下不貽心意媿欲三者不貽祗在爾砥之而已不關他人若砥之不已則嚮之所謂切金涵星之用又甚瑣屑安足以諭之然吾固欲爾輩常置砥於左右造次顚沛必於是思之亦古人韋絃銘座之義也因書爲砥石命以欲爾輩兼刻辭於其側曰劍之鍔砥之而光人之名砥之而揚砥乎砥乎爲吾之師乎仲兮季兮無墜吾命乎

卷二十二

贈序類

序

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李白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變玉顏以緇何嘗不捫松傷心撫鶴歎息誤學書劍薄遊人間紫禁九重碧山萬重有才無命甘於後時劉表不用於禰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於張翰且樂船中遇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泛舟之役在清川之湄談玄賦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王命有程告以于邁煙景之色慘爲愁容繫飛帆於半天汎淥水於遙海欲去不去更開芳樽樂雖寰中趣逸天外平生酣暢未若此時至於清談浩歌雄筆

麗藻。笑飲醪酒。醉揮素琴。余實不愧於古人也。揚袂遠別。何時歸來。想洛陽之秋風。將鱠魚以相待。詩可贈遠。無乃闕乎。

送從姪耑遊廬山序　李白

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初嘉興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余拜見。預飲林下。耑乃稚子。嬉遊在傍。今來有成。鬱負秀氣。吾衰久矣。見爾慰心。中悲道舊。破涕爲笑。方告我遠涉西登香鑪。長山橫蹙。九江卻轉。瀑布天落。半與銀河爭流。騰虹奔電。潄射萬壑。此宇宙之奇詭也。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窺焉。羨君此行。撫鶴長嘯。恨丹液未就。白龍來遲。使秦人著鞭。先往桃花之水。孤負夙願。慙未歸於名山。終期後來。攜手五嶽。情以送遠。詩寧闕乎。

送鄭五赴任新都序　王維

邠人前京兆右扶風。居上谷間。與寢園接。七月之什。蕩無遺風。五陵之豪。雜居其地。故有黠吏惡少。犯命干紀。政寬則以姦病人。操急則以事中吏。鄭子爲邑也。絃歌之化。洋溢四封。雷霆之威。燀赫百里。下車按捕。盡致法焉。繡衣下帷。風俗之治。苟以文墨。抵罪除名。爲人削跡於野。杜陵解印。時賣故侯之瓜。彭澤無官。詎有公田之黍。牽衣肘見。步雪履穿。獲戾由中。是貧非病。屬聖朝龍旂鑾輅。登封告成之事。畢蒼玉黃琮。郊天祀地之禮備。天下無事。海內乂安。盡登仁壽之域。猶下哀憐之詔。萬方有罪。與之更新。百寮失職。使復其位。降邑宰爲輿尉。從館墨而解褐。龍星始見。馬首欲西。搢紳先生。居多結友。諸曹列署。且有同時。時工部侍郎蕭公。詞翰之宗。德義之府。弱年筮仕。一命聯官。於奉常。幾日左遷。六人同罪。於外郡。籯金盛

業。克傳丞相文儒。萬石高風。彌重故人賓客。賦詩寵別。贈言誡行。騎登棧道。館於板屋劍門。中斷蜀國。滿於二川銅梁。下臨巴江。入於萬井。黃鸝欲語。夏木成陰。悲哉此時。相送千里。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權德輿

度門之教。根於空寂。因修以取證。階有以及無。不踐精深之習。而悟虛無之理者。未之有也。未得爲得。則其病歟。僕久味斯法。思與言者。既而得玄禪師。師早誦大乘經。各數萬言。晚得觀門之學。今則色空如一。哀樂不入矣。桑門之患有二焉。未得之患爲外見所雜。既得之患爲內見所縛。今玄公翛然於二見之間。不內不外。冥夫至妙。身戒心惠。合於無倪。且以句吳有山水之絕境。天竺又經行之淨界。振錫而往。其心浩然。蓋隨緣生興。觸物成化。而不爲外塵所引也。幅巾男子權德輿稽首。

送王及之容州序　元結

乾元初。漫叟浪家於瀼溪之濱。以耕釣自全而已。九江之人。未相喜愛。其意似權叟衣食之不足耳。叟亦不促促而從之。有王及者。異夫鄉人焉。以文學相求。不以羈旅見懼。以相安爲意。不以可否自擇。及於叟也。如是之多。叟在春陵。及能相從游。歲餘而去。將行。規之曰。叟愛及者也。無惑叟言。及方壯。可強藝業。勿以游方爲意。人生若不能師表朝廷。卽當老死山谷。彼區區於財貨之末。局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鐘鼎。亦胡顏受納。行矣自愛。耿容州歡於叟者。及到容州。爲叟謝主人。聞幕府野次久矣。正宜收擇謀夫。引信才士。有如及也。能收引乎。二三子賦送遠之什。以系此云。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塗。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間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主上。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而自絜。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塗。足將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處汚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聞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

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送敍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大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册。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遊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詞。於是乎言。

送孟東野序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

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愼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淸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董邵南序　韓　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

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贈張童子序　韓愈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由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牛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由是拜衞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送高閑上人序　韓愈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送楊少尹序　韓愈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

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石處士序　韓愈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眞能以義取人。先生眞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

味於詔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遣愈爲之序云。

送崔羣序　柳宗元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千仞之表。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懦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義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質方之誠。以正其性。慤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振於京師。常與隴西李杓直南陽韓安平洎余爲交。杓直敦柔深明。沖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宜。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親。默與道合。今將寧覲東周。振策于邁。且餞於野。或命爲之序。余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親。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於儀曹。揚于王庭。甲俊造之選。首讎校之任。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故載之其末云。

送澥序　柳宗元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爲尚書吏者。閒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爲禮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爲刑部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爲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自吾爲僇人。居南鄉。後之穎然出者。吾

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澥。澥質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牆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澥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爲我謝而勉焉。無若太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送小雞山樵人序　陸龜蒙

小雞山在震澤西出吳胥門。背朝日行四十里。得野步市曰光福。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石寡。無大林木。率生小櫟。樸樕皆薪材。直吳之爨。此爲助焉。連延廣袤。不一其主。爲書畫疆界以相授。自界至麓。凡二百弓。東北倍高而加半焉。余所置多少如此。余家大小之口二十。月費米十斛。飯成理魚蔌。輩十斛薪。然後已。四時賓祭沐浴澣濯。疾病湯藥糜粥在外。歲入五千束足矣。其掌而供事者。顧及小雞之樵。甿也。乾符六年春。弗雨。夏支流將絕。八月暴雨。而巨艑可實而行之矣。九月朔。方置薪二百五十於門。召而責之曰。吾一夏來。撤敗屋。拔庭草以炊。雨之明日。望爾來矣。何數廉而至晚。得非赭吾山而爲汝之利耶。老而欺。如名惡何。及笑曰。吾年餘八十矣。元和中。嘗從吏部遊京師。人言國家用兵。帑金窖粟不足用。當時江南之賦已重矣。殆今盈六十年。賦數倍於前。不足之聲。聞於天下。得非專地者之欺甚乎。吾有丈夫子五人。諸孫亦有丁壯者。自盜興已來。百役皆在亡。無所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卽死。不忍見兒孫寒餒之色。雖盡售小雞山之木。不足以濡吾家。矧一二買名爲儉乎。今子一煬竈不給。而責吾之深。吾將欲移其責於天下之守。則吾死不恨矣。余歎之曰。汝之言信也。然不當發於予。汝姑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

長其舩兮利其斧輸予薪兮勿予侮田予登兮穀予庚突晨煙兮蓬縷縷窗有明兮編有古飽而安兮惟編是伍時不用兮吾無汝撫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修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事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歐陽修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荊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荊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游東山。窺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尙求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送楊寘序　歐陽修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

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送周屯田序　曾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韝鞠蹙。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則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爲無爲以尊榮也。今一日辭事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游。散棄乎山墟林莽阨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欲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閑。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爲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爲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爲動其意邪。余爲之言者。尙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爲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

病今之失矣。

贈黎安二生序　曾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予。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才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余言以爲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爲善。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幷示蘇君以爲何如也。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陳亮

漢法常選所表循吏以爲公卿。故郡縣稱治。然其立朝。往往多不稱在郡縣時。豈國家固自有大體。而治道果不可以吏道辦耶。龐士元蔣公琰不屑意於郡。而謀國有稱焉。當時以爲非百里才。雖諸葛孔明之論亦如此。然則吏道又有出於治道之外者耶。亮自十八九歲。獲從故老鄉人游。故老鄉人莫余知也。而

陳聖嘉應仲實徐子才獨以爲可聖嘉之與人交仲實之自處子才之特立皆余之所願學也晚與一世豪傑上下其論而三人者每每不能去心非直以交舊之情而已子才又其高明奇偉者小試輒有聲諸公爭知之得邑輦轂下蓋何足以展其游刃哉然士之侈然矜奮於一邑者非有餘也技窮於此矣置不復論則志浮於事不足法也事之至者盡吾心焉事已而無留吝之意處小存大大則不遺於小此所以隨所寓而嘗有餘夫治道之與吏道又焉有二物哉今天下郡縣固不可爲而附輦之邑尤不易爲也無名難辨之費巧以取之民則將誰欺倚公而豪取之則民復何罪況上之人常不自任其責而責辦於我民一有言焉則又諉罪於我而彼若不與知者子才宜何以處此楚漢相距滎陽成皐間蕭何至遣老弱未傅者悉詣軍可謂無策矣而高帝稱其有鎮國家撫百姓之功此果何說哉平時所以爲民慮者甚周緩急不時之須亦爲民計而已矣未嘗爲民慮也而行一切之政以趣辦民之不戡刃於其胸者直須時耳若曰吾不忍民之至此或高舉而避之或閉目搖首以聽其自作自止徒以張夫一切趣辦者之勢則其罪等耳此古之君子所以嘗盡心於不可爲之地也子羔爲費宰而夫子以責子路者憂其少未堪事耳子路乃以爲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後世英雄豪傑之所以因事增智諸儒嘗瞠若乎其後而夫子平時教詔中人以上之辭也豈所以施之子羔哉徒禦人以口給而已矣因吏道之曲折而得治道之大體吾獨有望於子才耳能使亮自是常不去心則不必歲晏而後論之也

送彭子升之任冀州序　王若虛

成王戒卿士以謂推賢讓能則庶官和不和政且亂而秦穆之誓亦曰人必能容而後可以保民古之君

子有道相爲徒。而其徒相爲用。故能有濟也。有虞之時。衆賢和於其朝。而無乖爭之患。垂讓於殳斨。伯夷讓於夔龍。臯陶之不知者以問諸禹。禹所不知者。以質諸益。賢於己而不妒。不賢於己而不侮。師於人而不恥。告於人而不吝。志同氣合。不知物我之爲二。蓋其量誠宏。而其德誠厚。此其能共成一代之極治歟。予嘗悲夫昔人之難見。而病後世士風之薄也。忌嫉之心勝。而推讓之道絕。自待者重。待人者輕。相誇以其所長。而相鄙以其所短。鰓鰓然惟恐人之愈乎我也。凡得一職。必先審問其同僚者何如人。聞其不能而不己若也。則幸而喜。如其能焉。往往不樂。曰是何以彰我。故其至也。莫不角其智力。而爭其權。至於不相容以敗事。處公家之事。而敗之以其私。罪孰大焉。今子始踐仕途。而得李君者爲長官。彼其才幹有餘。而能聲益著。蓋吾子之幸也。而吾子性明志強。臨事有決。亦自爲過人者。誠能相與戮力而無求勝之心。一司之治。何憂其不舉哉。子行矣。幸不至如吾之所病。且併謝李君。其亦以是而待子焉可也。

送雷季正序　姚燧

燧從魯齋先生游。最故且久。於同門之士。學爲最怠而不加進。自親夏楚時猶爾。況今載名仕版。遠處數千里之外哉。昔之怠者爲忘。不加進者阤而爲退矣。宜季正之恥友而羞際。予之心安焉而不敢有憾。不謂徒以從游之久。故願因鄙言獲進拜先生屨前。嗚呼。其志則勤。其意則良。惜所藉以爲介者。非其人也。是一也。又先生自謝政而歸。屏跡桑梓。養安泉石。家事不以干于心。鄉人莫得見其面。於時求欲如祭酒之授徒。來則受之。亦難也。予則止之無行。雖然。以先生平昔樂教之心。且熟子之兄伯靜之名。嘗哀其願見未得。竟抑志以卒。有弟如此。篤道而善學。行己以化鄉。岸然不流於今俗。翹然自視以古人。千里贏糧

而就正焉。又觀夫人有可進成德達才之具。必不拒其見也。予則勸之令行。且景星鳳凰之爲物。人或睹之。猶爲生之幸。況大人君子。道德之容。可以興起一世。仁義之言。足以發輝百王者哉。獲一進拜而聞其緒論。必決滯爲通。易暗爲明。大有得於曩昔也。有得而私之。仁人之用心。不然。行哉。予將須其歸而見告也。至元辛巳二月吉日姚燧序。

別趙子昂序　吳澂

盈天地之間一氣耳。人得是氣而有形。有形斯有聲。有聲斯有言。言之精者爲文。文也者。本乎氣也。人與天地之氣通爲一氣。有升降而文隨之。畫易造書以來。斯文代有。然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春秋戰國不唐虞三代。如老者不可復少。天地之氣固然。必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養之異。學之到。足以變化其氣。其文乃不與世而俱。今西漢之文最近古。歷八代浸敝。得唐韓柳氏而古。至五代復敝。得宋歐陽氏而古。嗣歐而興。惟王曾三蘇爲卓。之七子者。於聖賢之道。未知其何如。然皆不爲氣所變化者也。宋遷而南。氣日以耗。而科舉又重壞之。中人以下。沈溺不返。上下交際之文。往往沽名釣利。而作文之日以卑陋也無怪。其間有能自拔者矣。則不絲麻。不穀粟。而綢毯是衣。蜆蛤是食。倡優百態。山海百怪。畢陳迭見。其歸欲爲一世所好而已。夫七子之爲文也。爲一世之人所不爲。亦一世之人所不好。志乎古。遺乎今。自韓以下皆如是。噫。爲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文。爲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人。海內爲一。北觀中州文獻之遺。是行也。識吳興趙君子昂於廣陵。子昂昔以諸王孫負異材。丰度類李太白。資質類張敬夫。心不挫於物。而所養者完。其學又知通經爲本。與余論及書樂。識見夐出流俗之表。所養所學如此。必不

變化於氣。不變化於氣。而文不古者。未之有也。子昂亟稱四明戴君。戴君重廬陵劉君。鄱陽李君。三君之文。余未能悉知。果一洗時俗所好。而上追七子。以合於六經。亦可謂豪傑之士已。余之汩沒。豈足進於是哉。每與子昂論經。究極歸一。子昂不予棄也。南歸有日。詩以識別。

畸人坐書癖。殊嗜流俗笑。解弦三十秋。已矣鍾期少。近賦遠遊篇。上下四方小。識君維揚驛。玉色天下表。伏梅千載事。疑讞一夕了。詩文正始上。白晝雲龍矯。樂經久淪亡。黍管介毫杪。瑟笙十二譜。苦志諧古調。科斗史籀來。篆隸楷行草。字體成七家。落筆一如掃。草木蟲魚影。自植自飛跳。曲藝天與巧。誰實窺奧窔。肉食肉眼多。按劍橫道寶。鶴書徵爲郎。瑚璉愜清廟。班資何足計。萬世日杲杲。蹇駑厲十駕。天下君與操。

送李擴序　虞集

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公。文正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爲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未即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爲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勤之以洒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掇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沒。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爲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

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以近者小者。而不教之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明道德之蘊。而大啓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辯疑答問爲躐等。而姑因其師長。謂無所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以深護其短。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此上負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此乎。近者吳先生之來爲監官也。見聖世休明。而人才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爲教也。辨傳註之得失。而達羣經之會同。通儒先之戶牖。以極先聖之閫奧。推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禮樂制度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傳其當。而非誇多以穿鑿。靈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析事理以爲二。使學者得有所據依。以爲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標指。以爲歸宿造極之處。噫。近世以來。未能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與先生學之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也。時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若用世之久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小大。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僕之爲學官。與先生先後而至。學者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略解。或不能盡解。或暫解而旋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於僕。僕皆得因其材而達先生之說焉。先生雖歸。祭酒劉公以端重正大臨其上。監丞齊君嚴條約以身先之。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幾。二公有他除。近臣以先生薦於上。而議者曰。吳幼清陸氏之學也。非朱子之學也。不合於許

氏之說。不得爲國子。是將率先天下而爲陸子靖矣。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未數月。移病自免去。鄧文善之以司業召至。會科詔行。善之請改學法。其言曰。今皇上責成成均。至切也。而因循度日。不惟疲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摧敗無以見成效。議以合。亦投劾去。於是紛然言吳先生七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爲矯激。而僕之謗尤甚。悲哉。歸德李擴事吳先生最久。先生之書皆得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授古文。故於僕尤親近。去年以國子生舉。今年有司用科舉法。依條試之。中選。將命以官。閒來謁曰。比得官。猶歲月閒。且歸故鄉治田畝。益得溫其舊學。請一言以自警。會僕將歸江南。故略敍所見以授之。使時觀之。亦足以有所感而興起矣。

贈王仲縉序　方孝孺

飢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鶩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爲。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夥。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爲。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予曰。此元僞吳張氏宮也。予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噍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予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曾游之地也。予未嘗不爲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宮室妾媵珍寶騶從師徒。僭擬乘輿。亦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時。破廬敝褐。羸童野鶴。出入於煙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

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且處士特一詩人。其自立者非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足以明斯道而淑來世。猶能如是。況夫君子之希聖賢者乎。吾友烏傷王仲縉。年少好學。其所志甚美。而其鄉人竊笑之以爲迂。仲縉告予。予恐其沮於衆人之笑也。故告以斯說。使仲縉知爲學之足恃。而益思自勉。使衆人知所有者之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

趙彥殊字序　方孝孺

孟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其離乎大中一也。然求其近似者。與其不恭也寧隘乎。君子之處世。不徇物以爲同。不詭俗以爲異。辟諸飲食裘葛。適乎宜。不違乎道而已。一乎同。其弊必至於枉己。一乎異。其弊必至於駭世。不期於同異。而無詭徇之失者。其惟君子乎。天下皆趨於利。吾獨志乎義。天下皆趨乎邪。吾獨志乎正。非吾求異於當時也。將同乎古。固不得苟同乎今也。賢者吾同之。不賢者吾異之。非吾求異於人也。務道之同。固不得無少異也。同於不可不同。而異於不可不異。皆順於道而無所容心焉。則人以爲宜然。而莫敢以爲非矣。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其謂是耶。浦江趙生。其名曰同。或字之曰志。其父謂未足以盡其義也。謂請更之。予更之曰殊。而謂之曰。今世之所少者。非同也。其患在乎苟同而不知異。苟同而不知異者。流於迎合而多詐。愚者陷於阿曲而近鄙。欲世之大治。安可得哉。生之質可謂美矣。而又飾之以文。翼之以禮。豈將同於當世云乎哉。必亦務古之同。而不同乎俗。務道之同。而不恤人之好惡。斯可也。漢之時。若汲長孺。可謂異俗之士矣。若胡伯始。可謂同世之士矣。伯始近於惠。長孺近於夷。伯始不若長孺之近於道也。生學古嗜道。方以大中爲歸。夷與惠安足效哉。同於所當同。而不苟同。異於所當異。而不苟異。

生之所宜爲也。執其一而不合乎道者。非君子之事也。

送程龍峯郡博致仕序　王愼中

嘉靖二十三年。制當黜陟天下。百司庶職報罷者。凡若干人。而吾泉州儒學教授。程君龍峯。名在有疾之籍。當致其事以去。程君在學方修廢起墜。蒐遺網失。以興學成材爲任。早作晏休。不少惰怠。耳聰目明。智長力給。非獨精爽有餘。意氣未衰。至於耳目之所營注。手足之所蹈持。該涉器數。而周旋儀等。纖煩勞憊。莫不究殫勝舉。不知苟枋者奚所考而名其爲疾也。黜陟之典。將論賢不肖以馭廢置。人之有疾與否。則有命焉。賢不肖之論。非可倚此以爲斷也。況於名其爲疾者。乃非疾乎。人之賢不肖。藏於心術。效於治行。其隱微難見。而形似易惑。故其論常至於失實。非若有疾與否。可以形決而體定也。今所謂疾者。其失若此。則於賢不肖之論。又可知矣。此余所以深有感也。又有異焉。古者憲老而不乞言。師也者。所事也。非事人也。所謂以道得民者是也。責其筋力之強束。課其骸骨之武健。是所以待猥局宄司之末也。古之事師也。其飲食。於飯患其噎。於胾患其哽。而視之也。其居處。於坐則有几。於行則有杖。皆所以事師。而修其輔羸攝痾之具。未聞以疾而罷之也。古之道。其不可行於今乎。程君之僚。與其所教諸生。皆恨程君之去。謂其非疾也。余故論今之失。而及古之誼。使知程君雖誠有疾。亦不可使去也。君去矣。斂其所學。以教鄉之子弟。徜徉山水之間。步履輕翔。放飯決肉。矍鑠自喜。儻有訝而問者。君胡無疾也。聊應之曰。昔者疾而今愈矣。不亦可乎。

送宗伯喬白巖序　王守仁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余少而好弈。食忘味。寢忘寐。日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謝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余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余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余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弈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爲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弈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則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弈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爲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爲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況於文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余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余。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贈宜興令馮少虛序　唐順之

君子近於靜而遠於囂。近於簡而遠於煩。非以便乎靜與簡之爲逸。而憚乎囂與煩之爲勞也。靜則可以致一。而極其精爽之思。簡則可蓄其有餘不盡之力。以待其有爲。是以神凝而幾決。氣完而務濟。易不云乎。君子安其身而后動。莊生亦云。室無虛空。而婦姑勃谿。今之言治者。何其轇轕而好多事也。麗省之邑。

上承監司部使。而監司部使。一省率數十人。此數十人者滿其意。皆若欲得一令而爲之役。而令以一身而役於數十人。拜跪唯諾之所承應。米鹽瑣屑之所責辦。率常以星出以星入。然炬而後視邑事。中夜而治文書。鷄鳴而寢。睫未及交。耳聞鐘聲。而心已紛馳於數十人之庭矣。驛道之令。蚤夜飭廚傳。戒廩餼。走而候於水陸之衝。賓旅之往來者如織。迎於東而懼其或失於西。豐於南而懼其或儉於北。以爲得罪。幸其無苛望。懽然而出境。則驟馬而歸。未及脫鞅。而疆候又以賓至告矣。此兩者。煩文縟禮之疲其形。惕讒畏譴之鬬其心。雖有強幹之資。剸割之才。且耗然而氓矣。何暇清筦庫。察獄訟。注意於刀筆筐篋之間。而爲俗吏之所必爲者乎。而又何暇蓄其力。精其思。毫毫然爲百姓根本計慮。而出於俗吏之所不能爲者乎。非其人之所不能。勢使之然也。宜與地僻以遐賓客之所不通。監臨之吏。或數歲而一至。故其令常逸而尊。又其人山採而澤漁。其衣食易給。而徭稅易完也。非有确瘠呰窳翦爪及膚之艱。其俗椎朴而尙親。重於去田畝。而怯於犯法。非有椎埋告訐之奸。非有武斷睚眦殺人之豪。非有探丸鳴桴之警。故其錢穀訟獄盜賊諸課。常省於他邑。然則地之靜以簡。而爲君子之所便近者。宜無過於此。而邑令馮君。又所謂有強幹之資。剸割之才者。雖使之騖於最囂且煩。如前之云者。猶或未有不濟。而況其靜與簡者乎。夫因其強幹之資。而試之於簡。則其力益厚。用其剸割之才。而養之於靜。則其思益精。馮君行哉。予將踴躍以觀宜興之政矣。

賀崿崍張公平難峻遷序　王世貞

往浙師之暴伉而辱其帥也。天子乃命銅梁張公塡撫云。張公業已爲右司馬。以樞廷出使外。宜稍優之。

不當復稱右。乃張公仍右。而特許便宜從事。便宜從事。則其重有連數閫之貴臣。所不能得之於上者。而張公獨得之。公於是亟乘傳往甫至境。而市人亡賴子習於師暴伉之利。而帥之輭度無奈我何。則相與嘯聚。竿旂櫻刃爲不義。公聞而亟驅之。榜約以法。不聽。則單車喻以利害。則姑陽聽。而其虔劉益急。焚剽自甲夜達於旦。時悍卒已前發。有事海汛。而餘一軍猶在。公乃密致其豪傑赦之。俾賈勇以掩諸亡賴。凡數合而悉破擒。其首惡五十餘人。誅之。餘一切縱舍。郡中外皆帖服。而悍卒猶人人自疑禍及。公雅大度。豁然若勿問也者。而第具所誅市民狀以聞。天子大悅。賜公飛魚服一襲。白金一鎰。飛魚最貴服。八座大臣所不敢望者。而獨以賜公。亡何。島夷來犯。公勵樓船將軍逆擊敗之。賜金如前。文綺三。而公前撫上谷所修邊。大司馬列上功。獨最。進秩。錄一子入胄監。又以滿三載最。錄一子如例。始公下車時。頗已詗得悍卒倡。而懼其驟。或因而生變。則姑祕之。餉賜加等。至於扶後期。懲不恪。亦約略如平時。居數月。公度其大衆謐而肅。感服無異心。一旦掩捕七營之黠。營各一人。又捕其魁二人。立梟之轅門。而赦其一營之前効功者。且撫其餘衆曰。爲此曹子。幾陷若等於族。族耳。猶爲不義。鬼若等。今高枕矣。衆股慄不能答。已而大悟。且泣且拜。搏顙指天曰。畢身不敢負公。於是郡中外皆呼酒相慶也。已而十一郡之吏士父老。呼酒相慶也。已而環浙郡邑之吏士父老。呼酒相慶也。是時。天子以公久勞於軍。進左司馬。還公部。而公奏適至。大悅。超拜御史大夫。左司馬如故。世貞不佞。辱與公肺腑者。三十年而久。公之出治浙。則數使使相問。不佞既急公而家鄰浙。有唇齒之憂。以故數詢問。得其事獨詳。蓋夜恬然而枕。晨躍然而筆之篇。以爲張司馬平浙二亂志。扃之簡而失之。後知爲浙之士人所梓集。以備太史公之副。至是公之屬。都運牧守而下

若而人。以天子之所寵靈公。與公之所以報天子。其遇合爲甚難。公不動聲色。而坐掃腹心之疾。措全浙於衽席。其功爲甚鉅。屬不佞。夫公之材與石畫。雖更僕未易數。然其大要。在博大恢廓。推腹不疑。而其惻怛懇至。仁心爲質。又有以感動鼓舞之。夫是以其下之悍者。讋其氣而甘爲死。黠者剖其私而樂爲用。殺不爲殘。舍不爲弛。至於深謀勇斷。用速能審。用緩能密。如不佞志曩所稱者。毋論當公意與否。庶或一二悉公。乃不佞於是竊有感焉。昔在唐季大歷之孱。絳州行營。剸兩都統腹以求帥。而河東響應焉。人主起郭汾陽於閒廢。授之符印足矣。而遽爵以眞王。及汾陽之鎭。果詰僇其首禍者。而河東亦獲伸三尺法。當是時。唐勢幾振。而不聞於汾陽有所褒賞。且以程魚之謂而遽奪之。河北之驕宄。自是輕縣官。而易置節帥。若嬰兒之在股掌。故幸而法行。則爲溫造曹翔。而傷人主恩。其他爲河北。則皆王庭湊朱克融。而傷人主法。明之嘉靖。殆一二駸駸焉。今者天子熟知公才。而寄之斧鉞。顧陰重其權。而貌若輕之。以爲萬乘之尊。不欲與一夫較勝負者。及公一伸法。則一加賞。再伸法。則再加擢。而它橫海之馘級。睥睨之創增。有奏必錄。惟恐其不足償。天子之急公重公如此。海內乃始知國威之必伸。與用賢之勿貳。其善將將。豈不偉越大歷鉅萬哉。在易師九二辭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孔子繫之曰。懷萬邦也。江漢之詩。王於召公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於文人。錫之土田。及虎拜稽首而曰。天子萬年。夫以人臣師中之吉。卽歸德於王之三錫。及王之三錫。推其心。卽以爲懷萬邦。致其頌。卽以爲享萬年。而人臣不與焉。不佞以是頌張公。而歸之天下。庶乎其有當否。於是都運某。牧守某。乃復曰。子言之善。第張公於浙。所奏請寬卹大小條。以數十計。所計處海隘緩靖。士卒仁政。復所數十計。春生之澤。大沛於秋殺之後。浙自今食公德世世焉。而子不

之及何居不佞謝曰吾蠡而測公僅能得其測者且也昔以野人志公事泄之公猶負慙色而使我徼諸君好頌公寧復能有加哉請姑以是爲公賀

送嘉定丞魯侯序　歸有光

吳之東南其屬爲崑山嘉定壤地相接界上之民往來兩縣間能道其官之賢與否或時各舉其令之長以相誇往年王侯儀尹嘉定王侯賢嘉定之民稱之崑山之民亦稱之余崑山人也嘗有按部者至余從諸生出候郊外王侯亦至下馬與諸生揖讓儀觀偉然與馬奕奕諸生夾道讓行目屬王侯蓋賢者易以聞也然於令則然於丞則否豈丞之賢皆不若令哉勢位弗與令比也嘉定天下之壯縣著在圖籍地方八百里後割而爲州猶存四之三蓋古方岳大國之地其令視公侯其丞爲之僚奚啻如古之上卿余觀春秋間列國之大夫往往以其名聞於諸侯雖至京師天子亦改容焉今爲丞而賢亦不易及民雖及民而人亦不樂道之委任之勢使然也嘉定之丞魯侯將以考績去縣學生輩有成來徵余文以道其行余於侯無聞焉有成曰侯賢者也余知其爲賢者也學生與丞不相干有成又敦飭之士足未嘗履侯之堂而以其文請是重侯之去也先是吾邑丞方侯鉉者有吏才後去爲零陵令小民至今思焉余以語有成成不聞則余之不聞侯之賢也固宜銓曹方務得人苟格令所正奪而去之不顧其民之欲與否昔吾方侯之行也余曰是必復來已而立乎境中望侯之車馬而不來矣今子之侯之行也子勿復言也子將立子之境中望侯之車馬而不來矣

送夾江張先生序　歸有光

昔者天下初定。士之一材一藝。咸思所以奮起樹立。以自見於世。而上之所以甄別進退激揚風勵之者靡不至。天下之小官。其名嘗達於天子之庭。朝而爲善。夕以聞於朝。而旌擢之命加焉。夕而爲惡。朝以聞於朝。而誅削之令加焉。故懷不肖之心者。懼而不得逞。有一命之寄者。皆以自愛而不輕棄其身。夫是以能鼓舞變化一世之人材。而賢者恆自下僚崛起。卓然爲天下之望。蹋冗無能之徒。終身沉淪而不敢有分外之思。承平既久。無賢不肖率以資敍。交馳橫騖布列天下之要位。以行其恣睢之意。窮閻之民。愁苦籲告。而扳援憑藉。巧文掩護。時得忠勤之褒。至於仁人志士。不幸偃蹇於卑服。竭力以行其所志。而蒙其恩者。交口贊頌。上之人猶掩耳弗聞。而獨以其意制輕重於其間。公論在於下而上弗知。有識之士所以掩鬱喪氣而長歎也。吾師夾江張先生司邑之教。寬和樂易。不設防嗇。而介然之操。不爲勢利之所沮屈。周知士之所隱。時以從容數語。洞析其情。而先生之愛士。與士之愛先生。不啻如家人父子。邑之人自薦紳先生。下至於市井之童稚。皆知其賢。迺者有同州之命。莫不咨嗟歎息。爲之徧訪士大夫之宦游長安者。知其風土之不遠吾吳中。而以爲憂。又以爲先生之賢。宜得顯擢。使出於格例之外。而顧復奔走於常調。是所以益抱無涯之恨。而傷公論之未明也。夫天下之官。上自公卿。下至於州縣之吏。其等級不知有幾。而數之至於學官。此豈有意知其可否。而黜陟進退之者。然則又烏能知吾邑人之情之如此也哉。予爲弟子員。事先生於學官者四年。見先生再遭子壻之喪。孀女寡婦。年老撫抱幼孫。客居萬里之外。先生之官。又余之所謂窮苦寂寞而無聊者。而處之裕如。未嘗有慍色。則區區計較於毫毛之間者。非先生之情。獨予與邑人之情不能已者如此也。

贈丁掾序　侯方域

丁掾治其室成。其僚若友相與賀焉。而請於侯子爲之文。曰。今吏治之所以不古者。以擇其吏胥者輕也。若丁掾者。可謂能佐其上矣。先是。太守徐公來涖是郡。時方草昧。無文法可循。一時給事公府者。心幸之。又竊念徐公自關外來。或不習郡之要害。人人自以爲必寄任我。徐公至。則潔清而威嚴。犂然不可欺。於是畏犯法者。皆縮不敢前。徐公明而善知人。獨謂丁掾循循者可用也。終徐公之治。掾自守廉而事上官謹。徐公去。其所以事其後之太守者亦然。蓋掾之辟於公府久矣。迄無赫赫名。當世以此賢之。嗚呼。掾者。郡邑所推擇以佐其上者也。使盡若此。吏治其有不古哉。吾聞治之成也。其源逮下。朝廷正。則其官賢。官賢。則吏自不敢爲不肖。弊之革也。其流連上。吏不骫法。則官無敗事。官盡無敗事。則推而廣之朝廷。亦無稗政。上下相循。而古今之變盡矣。當其勢之偏重也。雖聖君賢相。不能矯之。使爲不必然。而推移而救正之。天下未嘗不治。往者。天下之仕出於一。雖未必其人盡材而賢。而諳練者。或二三十年。最少者亦且十餘年。竭其力於文學。而又束之以律令。其餘一切之章程。皆口能熟之。而手能習之。上呼則胥趨。上畫則胥諾而已。行之百年。而其勢積輕而雜。於是其中雖有傑異可自見者。亦遂不自愛惜而消磨無餘。故其政之得失不在吏。今天下開創伊始。一時諸大功臣。天授耆定。內以長其六曹。外坐鎮千里。皆尚大略。不遑問文法。其餘從龍而出治郡邑者。亦往往多崛起。不屑操儒生毛錐。其或未能盡如郡之先太守徐公。變通其俗。則不得不暫以吏爲師。已而雖漢人之在官者。亦因仍以爲固。然天下化焉。豈非向者之積輕。一反爲偏重。而古今之變者耶。然則由今之俗而欲如昔者用所不擇之吏。未有不敗者矣。何也。得非其

獨得而失非其獨失也。且天下殆未覩廉謹之效也。由今思之。果自守廉。則於人無所求。果其事上官者謹。則不依倚於非其道。無所求。則其俗安。不依倚於非其道。則其政肅。政肅而俗安。雖天下盛治。可想見也。故效於其職。無大小也。惟效其職則理。苟身實在其職。而以爲小者不足爲。則進而一邑之令。進而一郡之守。更進而天子之相。位愈尊則愈易曠。名愈高則愈易諉。又豈有績用之可見耶。吾觀三代而後。惟兩漢之治。最爲近古。而其用人多公府之辟召者。尹翁歸張敞之類是也。今天下破除資格。仕籍不必一途。又安知其用胥吏者不更如兩漢耶。掾敬勗矣。苟能守其廉謹而勿失。則所成就殆未可量也。區區以其居室長子孫已哉。

送王進士之仕揚州序　汪琬

諸曹失之。一郡得之。此十數州縣之慶也。國家得之。交游失之。此又二三士大夫之憾也。吾友王子貽上。年少而才。既舉進士。於甲第。當任部主事。而用新令。出爲推官揚州。將與吾黨別。吾見憾者方在燕市。而慶者已翹足企首。相望江淮之閒矣。王子勉旃。事上宜敬。接下宜誠。蒞事宜慎。用刑宜寬。反是。罪也。吾告王子止此矣。朔風初勁。雨雪載塗。搖策而行。努力自愛。

送王少詹使祀南海神廟序　姜宸英

嶽鎮海瀆之有定祀。皆本於唐開元禮。百川之水。惟海爲大。而南海居委輸之極。從廣州城南受三江之水。分東西二道。東南直抵甌閩。西南抵駱越。以及東西洋。以往諸國。無所不到。於四海之中。號爲尤大。稱天池焉。故祀典獨重南海。而韓退之作廟碑。亦云南海神次最貴者。以此也。在周頌般之樂章序。謂巡狩

祭四嶽河海而作。則巡狩之祀海。其來久矣。今康熙二十三年。削平巨孽。中外無事。皇帝將以時巡天下。爰考古禮。分遣諸朝臣告事山川。而以詹事府少詹阮亭王公往南海。惟國家撫有疆宇。大海之中。黥呿鰲擲。憑妖彭怒於波濤之內。山河爲之簸揪。日月爲之霾曀。如是者幾四十年。一旦風恬浪靜。纖塵不驚。依島之國。占風而至。瀕海百姓。含哺嬉游。使吾皇之德化。洋溢無垠。神之功亦偉矣。南海之神。既大而靈。以默佑我國家。其功尤偉。天子特以使事付公。豈無意哉。按廣州志。廟在州南八十里。本非島嶼。而陸行山徑崎嶇。不若一帆之便。退之於刺史孔戮之親祀。至誇爲僅事。亦以往時刺史怠職不虔。委事於副。而戮獨能稍自異於前。政爲可述耳。今天子既下南巡之詔。獨嶺南地以僻遠不得至。度公之往。布宣上德。喻所以憂民疾苦之意。至備吾知五嶺荒徼。俚人蜒戶。必將如望屬車之清塵。趨走恐後者。民氣歡悅。神嗜飲食。由是言之。則海南萬里清晏。呈祥效珍。用協贊我無疆之景運。豈有極哉。一祀事之躬親。誠無足道。是役也。天子不以屬諸他人。而必以公行。其果非無意也已。

送左未生南歸序　方苞

左君未生。與予未相見。而其精神志趣。形貌辭氣。早熟悉於劉北固古塘及宋潛虛。既定交。潛虛北固各分散。予在京師。及歸故鄉。惟與未生游處爲久長。北固客死江夏。予每戒潛虛當棄聲利。與未生歸老浮山。而潛虛不能用。予甚恨之。辛卯之秋。未生自燕南附漕船東下。至淮陰。始知南山集禍。作而予已北發。居常自懟曰。亡者則已矣。其存者遂相望而永隔乎。己亥四月。予將赴塞上。而未生至自桐。瀋陽范恒菴高其義。爲言於駙馬孫公。俾偕行以就予。既至上營。八日而孫死。祁君學圃館焉。每薄莫。公事畢。輒與未

生執手谿梁間。因念此地出塞門二百里。自今上北巡建行宮始。二十年前。此蓋人迹所罕至也。予生長東南。及莫齒而每歲至此。涉三時。其山川物色。久與吾精神相憑依。異矣。而未生復與余數晨夕於此。尤異矣。蓋天假之緣。使余與未生爲數月之聚。而孫之死。又所以警未生而速其歸也。夫古未有生而不死者。亦未有聚而不散者。然常觀子美之詩。及退之永叔之文。一時所與遊好。其人之精神志趣形貌辭氣。若近在耳目間。是其人未嘗亡。而其交亦未嘗散也。予衰病多事。不可自敦率。未生歸。與古塘各修行著書。以自見於後世。則余所以死而不亡者有賴矣。又何必以別離爲戚戚哉。

送倪司城序　劉大櫆

巴蜀僻在西南萬里之外。秦昭襄王時始幷有其地。漢興。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鑿山通道。地廣而民以疲。自是之後。或負其險遠。保有一隅。以聊自完固。戰爭起矣。及乎明之季世。流寇入境。盡殺其居民而奪之食。民用殄滅。廣土數千里無耕農云。我朝之有天下。休息涵煦。百年之久。民之散者以聚。地之草萊荒蕪者以闢。庶土既正。底慎財賦。亦其理宜也。雍正五年。命御史臣四人。內閣中書臣九人。往計蜀之田畝。而我友倪君司城一朝得與九人之列。倪君淸愼自持。其奉公勤民之術。不足爲倪君告。然余見倪君喜爲歌詩。今馬足所經。煙火稠疊。皆曩昔凋敝之餘也。憫其更生。必有徬徨而賦者。他日歸。余將解君之裝而驗之。

送沈荣園序　劉大櫆

去父母別兄弟妻子而游。既久而猶不欲歸。潞瀧闕。定省違。父母有子如未嘗有子焉者。有兄弟如未嘗

有兄弟焉者。有夫而其妻獨處。有父而其子無怙。此鰥寡孤獨窮民之無告者類也。雖幸而取萬乘之公相。亦奚以爲。余在京師五年矣。父母年皆踰六十。兄弟四人。在家者尙一兄一弟。幼子三人皆已死。寡妻在室。是亦可以歸矣。而不歸。嗟乎。余獨安能無愧於沈君哉。沈君杭州人。其在京師亦數年。一日。其家人遺之書曰。盍歸乎來。沈君不謀於朋友。秣馬束裝載道。嗟乎。余獨安能無愧於沈君哉。沈君行矣。余於沈君復何言。

送筠園之京師序　朱仕琇

物本於近。而以相去爲大。水沸去山。其大爲瀆。入海而無涯。其去愈遠。木萌近地。漸去而喬。其實爲果。爲藥。以時去。故枝而之人。以齊百味。已病癘。用壽天下。故木之功成。百草蔬亦然。蟲之類有鱗羽毛介。藍草栖木飲水以爲生。其族靈異則愈去人。感而來止。史則瑞之。居貨者去速。而富富家之聚。金去礦。玉去璞。象犀齒角去體。用賄天下人之生去體爲子。漸遠數世。而其生愈蕃。物莫不以去爲功也。家兄筠園入貢太學京師。始去幽閒而就昭明。案衍澶曼。未知其卒。則予始怖於其大也。臨行出餞十里之郊。親知交坐。酹酒道上。推本萬物之情。以張其去。不戀戀兒女子之感。以爲昧於理也。

送龔友南歸序　姚鼐

龔君劍戊居江南之宜興。有田園在焉。其來京師。每爲予道宜興山水之勝。而自言其樂。思於此也。余曰。昔者孔子取狂狷之士。狂狷者。慕古之人。而不同乎流俗。故鄉原絕而譏之。今子材甚美。志甚高。論甚峻。近乎狂狷。而將蒙譏者也。京師中豈宜是哉。其思自放於山水固宜也。今年冬十月。龔君一日過別予曰。

吾將隨吾父歸陽羨之居。逾年將復見子於此。夫以龔君之逸才曠志。將處迹乎山谷之間。歌詠乎風雲。狎友乎魚鳥。余與君相別之日則長矣。而龔君顧樂之。若猶將復來此也。則余與龔君相別之日短矣。而竊恐君之不欲。雖然。如君年富而質美。進修而日強。且志日慕乎道德之盛。夫道德之盛者。不傲世而立名。不離物而矜己。謙而光。偕乎俗而不流。如是者。夫焉所處而不宜。君其一旦自江南而返乎京師。使君之學進乎古人。而德足信乎天下。復與余懽然相聚於此。然則君今者適乎江南山水之樂。其樂猶淺也。龔君之行。其友皆作歌詩以送之。余更欲其更進於道也。而別爲之序。

贈錢獻之序　姚鼐

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妒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敝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頹壞。迄亡天下。然世猶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眞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尚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闚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

細之蒐而遺其鉅。夫寧非蔽與。嘉定錢君獻之強識而精思。爲今士之魁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麗淆之間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有高山大川喬木。聞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芒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合也哉。

贈孫秋士序　梅曾亮

爲名公子貴介弟。而無官於朝。無迹於場屋。斗室中課六七童子。十餘年主者不易姓。往來不過一二士。詩一卷。紙墨暗昧。讀者卷舌滯口而不可捨去。敝衣冠獨行市中。斷爛古書外。不市他物。居近正陽門。不二三里。目不見朝報一字。不知何者爲今日時事。達官要人。蓋古之山林枯槁之士。無過於孫先生者。而今於京師中遇之。亦異矣。韓昌黎言居京師八九年。不知當時何能自處。夫士至京師不可居。困矣。然因有至非京師無可居如先生者。爲愈奇耳。吾觀東方曼倩及揚子雲。皆非嗜祿利者。其居長安中。甚落拓矣。亦卒不捨去。豈古今人之遇或同與。二子在當時。雖其遭遇若此。後之好事者。或傳其書。寫放其貌。忻慕笑抃。而欲從遊。則以吾所言如先生其人者。後人好事者見之。有不欲傳其書。寫放其貌。而欲從之遊者乎。有不忻慕笑抃。而忘其爲落拓於當世者乎。太史公班固書。屢言長安諸公貴人。皆不出其名氏。以其人日異月新。不勝識也。然則有名氏如二子者。落拓亦何負於人哉。曾亮交先生十餘年。今先生年六十矣。乃述其行之似古人者以爲贈。以見壽莫壽於使後世知我爲古人也。

贈林侍郎序　梅曾亮

國家歲漕東南粟以給京師。而江蘇供其半。水運道四千里。夫役平價。關津轉般費。運官及丁。皆取給州縣吏。吏不能給。則取贏於民田之兩稅。取贏不可以正告也。則視民之強弱爲取之薄厚。而單戶益重困。又不幸風雨收穫之不時。官民望空。而責漕者益急。乃假貸息錢。及所主守乾沒以集事。故州縣吏失足一蹉跌。沒齒不振。卽不若是。歲暮漕事起。皆懷冰臥薪。惴不自保。民事一切修廢利害。孰可緩急輕重。漫不敢訾問。春氣動。糧舟畢行。始僚友相賀勞。得保符印。幸今歲無事。故漕事之病於吏治者。往往有是。惟明哲公溥體國之重臣。深權密幾。調陰劑陽。使官不病民。漕不病官。皆優游寬舒。應務有餘。然後能勤民急公。豐財和衆。禮俗達而政教成。中丞林公之巡撫江蘇也。時則九十月交。寶穡將薦。報災過期。而下鴻自天。漂我中田。渾渾泡泡。穀沈穗漂。田夫悼心。官吏灰氣。公乃破成例。告災。請減漕數。其書深婉震動。蓋陸忠宣蘇文忠之論事。再見於唐宋之後。是豈務盡下爲名高哉。下不可病民。上不可病官。寧權濟於一時。而不敢耗國家豐豫之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故能上動天鑒。下蘇民生。官清吏安。家老甘寢。連年以來。嘉生順成。風魚不災。貨商流貿。疵厲寢伏。人知公撫吳之勤。休聲美實。洋溢羨衍。而豈知勞身焦思。獨運於衆人所不見者哉。道光十七年春。公朝於京。禮成將歸。三吳之士大夫。莫不進謁于門。某以部民後進。得望見顏色。輒宜盛德。以爲覲歸之獻。

送郭筠仙南歸序　曾國藩

凡物之驟爲之而遽成焉者。其器小也。物之一覽而易盡者。其中無有也。郭君筠仙與余友九年矣。卽之也溫。挹之常不盡。道光甲辰乙巳兩試於禮部。留京師。主於余。促膝而語者四百餘日。乃得盡窺其藏。甚

哉人不易知也。將別。於是爲道其深。附於回路贈言之義。而以吾之忠效焉。蓋天之生材。或相千萬。要於成器以適世用而已。材之小者。視尤小者則優矣。苟尤小者琢之成器。而小者不利於用。則君子取其尤小者焉。材之大者。視尤大者則絀矣。苟尤大者不利於用。而大者琢之成器。則君子取其大者焉。天賦大始。人作成物。傳曰。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不極擴充追琢之能。雖有周公之才。棄而已矣。余所友天下賢士。或以德稱。或以藝顯。類有以自成者。而若鈞仙躬絕異之姿。退然深貶。語其德若無可名。學古人之文章。入焉既深。而其外猶若鉏鋙而不安。其無所成者。與匠石斲方寸之木。斤之削之。不移瞬而成物矣。及乎裁徑尺之材以爲榱桷。不閱日而成矣。及至伐連抱之楩柟。爲天子營總章太室之梁棟。經旬累月而不得成焉。其器瘉大。就之瘉艱。淺者欲以一概律之難矣。且所號爲賢者。謂其絕拘攣之見。曠觀於廣大之區。而不以尺寸繩人者也。若夫逢世之技。智足以與時物相發。力足以與機勢相會。此則衆人之所共覩者矣。君子則不然。赴勢甚鈍。取道甚迂。德不苟成。業不苟名。艱勤錯迕。遲久而後進。銖而積。寸而累。既其純熟。則聖人之徒。其力造焉而無扞格。則亦不失於令名。造之不力。歧出無範。雖有瓌質。終亦無用。孟子曰。五穀不熟。不如荑稗。誠哉斯言也。鈞仙勖哉。去其所謂扞格者。以靳至於純熟則幾矣。人亦病不爲耳。若夫自揣既熟。而或不達於時軌。是則非余之所敢知也。

送劉椒雲南歸序　曾國藩

聖人之異於衆人者安在乎。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得其職而已矣。天之生夫人也。耳職聽而目職視。口體職言動。心職思。非所聽而濫焉。非所視而淫焉。於官爲不法。可以視窮者。而吾弗能盡焉。可以聽達者。

而吾弗能盡焉。於官爲不稱。其於口體心思也亦然。不稱者才絀。不法者知而奸之。罪又甚焉。聖人者不軌不耳。不度不目。其自一室之米鹽。推而極於天下之大。鬼神之幽。離於人倫。殺於萬事。凡視聽所宜晰無不晰。凡言動所宜審無不審。凡心思所宜條理。無不條而理之。使夫一身得職。而天地萬物各安其分。以位以育。以效吾之官司。所謂踐形者也。周公之所以爲周公。孔子之所以爲孔子。其不以此也哉。今之君子之爲學者。吾惑焉。耳無眞受。衆耳之所傾亦傾之。目無眞悅。衆目之所注亦注之。奸視而回聽。言不道而動不端。無過而非焉者。曹好所在。而不之趨焉。則不相賓異矣。爲考据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爲詞章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起一強有力者之手口。羣數十百人蟻而附之。朝記而暮誦。課迹而責音。竭己之耳目心思。以承奉人之意氣。曾不數紀。風會一變。蕩然澌滅。又將有他說者出。爲羣意氣之所會。則又憔神悴力而趨之。鈞是五官百骸也。不踐聖人之形。而逐衆人之好。疲一世以奔命於庸夫之毀譽。竟死而不悔。可謂大愚不靈者也。漢陽劉君椒雲。湛深而敦厚。非其視不視。非其聽不聽。內志外體。一準於法矣。而所以擴充官骸之用。又將推極知識。博綜百氏。以求竟乎其量。余猶懼其敝身心以役於衆好也。於其別也。書是以貞之。然余固亦頗涉前二說者之流。而奔命於衆好之場者。又因以自砭焉。

贈序類

壽序

壽都憲閔公七十詩序　李東陽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閔公朝瑛壽七十。同年進士之在朝者。若工部左侍郎會公克明。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傅公曰川。右侍郎焦公孟陽。刑部右侍郎陳公德修。大理寺卿王公用敬。各賦詩一章。會賀其家。謂東陽宜序首簡。自分曹限職以來。朝著無私語。道塗不並驅。惟慶賀之事。則有會。會未有以壽舉者。卽有之。亦未有聯章彙帙。如今日之盛者。蓋壽至七十。古人所稀。不可無會。會亦不可無賦。有之者實自今始。將以爲例也。昔在憲宗御極之初。吾同舉者二百五十人。年之少長地之遠近。固雜然殊也。往苒至今。三十六七年。存者不過五之一。存而仕者。不能十之一。仕而在朝者。又不過之數人。其間階秩之崇卑。顯晦。職務之煩簡。勞逸。又有莫能同者。公起西浙。出入內外臺。歷河洛楚粵燕薊之墟。累遷南北曹正佐。領兵刑風憲之職。以至今官。可謂甚勞。階二品。兼兩秩。率羣屬以糾百司。將滿九載。甚要且久。而其年甚高。公之壽固天下所望。實同年之重也。古者大夫七十。有引年之制。亦有賢而不得謝者。公初度前十日。上疏懇辭。天子以其端愼老成。方切倚任。優詔慰留之。公之檢身持法。正而不激。明而不刻。愈久而不爲變。故命下之日。輿論翕然。咸以爲宜。夫風紀之崇重。朝章之繁縟。法令之詳密。民情國計之深且遠。新進之士。雖雋才精識。未易周知而徧舉。必歷任之。歷試之。則其激揚操縱。與革予奪。乃能中理而不失其度。朝廷之所諮議。寮屬之所視傚。士民之所瞻望。皆必賴之。然非涵養之純。持守之定者。則雖久而無所於賴。是亦誠難其人。若有之。宜足爲天下重。而未可以輕釋。如公是也。然則公之壽。豈獨吾同年之私賀而止哉。夫惟不爲私賀。則今日之會之賦之盛如此者。非侈也。宜也。東陽在同年最少。今亦旣頒白矣。而樸劣無似。徒念平生附託交與之情。同舟共濟之誼。期勉祝頌之心。有不異乎諸公者。乃爲辭以先之。

其詩則以齒爲次。如前所序云。弘治己未十二月十七日序。

彭躬庵七十序　魏禧

余乙酉年二十二。交躬庵先生。至今三十五年如一日。雖一父之子。無以過也。蓋古朋友之義。不講於世久矣。余十一歲頗知求友。里中如劉公定。李咸齋。曾青藜。謝君求。或以篤行令德。或汚身辱名而志不滓。皆次第相與爲石交。意中竊自負。若以爲天下無人。及見先生所行事議論。稱道其交游之人。則皆若古書傳所記載。不覺惝怳自失。意若發醯雞之覆而見天。取曾井之蛙而投之江河也。初先生以福清林退庵言知予。立談定交。決計與朱用霖攜妻子相就。舟至。余方晨起。聞之。蓬頭垢面。褐被走砂磧。相見慷慨談論。每至佳處。先生輒攤兩手向用霖曰。何如。是時先生長予十四年。爲名卿相所賓禮。立義聲。有大名於時。予方跼蹐鄉里。名不出州府。而先生一見。特與爲兄弟交。古人所稱知己。何以過焉。然吾兩人山居爭論古今事。及督身所過失。往往動色厲聲。張目至流涕不止。退而作書數千言相攻譎。兩人者或立相受過。或數日旬日意始平。初未嘗略有所芥蔕。而先生性尤嚴烈。無鉅細事。輒危言切論。以警懼之。余嘗謂易堂諸子曰。吾生平多君子交。所奉爲益友畏友者。必以躬庵爲首。蓋其言之切中。可奉爲韋絃。而其不必中者。吾亦可儲爲藥石也。余於是而歎夫人朋友之功。蓋幾與生成等。且夫一鄉一曲。莫不有忠信之士。可寄託之人。然而賢人君子之足名於天下後世。不多見者。則何以故。蓋無特達偉倦之人。爲之開發其胸智所不知。夾持其力所不及。而俗師小儒。又以其鄙志陋識。自私自利之學術。教導而薰陶之。是以雖有美質。終於汩沒而不能自立以有成也。豫章之才。松柏之木。可以歷霜雪勝棟梁也明矣。然而無

場師焉。爲之識拔灌溉。長養而護持之。使之雜生於棫柞之中。瘠土之上。牛羊斧斤。又從而尋之。其得成材者幸矣。而其能自樹植以有其天年者。然且根荄不衍。枝幹不強。而不足以勝梁棟。悲夫。吾甚惜乎鄉曲之士。忠信可寄託之才。而終與棫柞弱草同類而並腐也。則甚矣。余之多幸也。先生老不忘世。四十年不安其席。比游楚。阻兵不得歸。或有以高官達爵餌先生者。先生去而逃之山中。及歸。而先生適七十。易堂諸子咸謂先生得出處之正。夫百里奚七十而入秦。先生七十而去之。其義當必有在。而先生則曰。吾不敢負我朋友也。噫。此吾所以交三十五年而如一日者也。先生出矢言謝遠近交之以詩文來壽者。余則何能已於言。故不敢誦言以侑先生之觴。而私序之以告同學云。

蕭小翮五十壽序　魏禧

泰和蕭氏。以仕宦文物爲邑望。予往交孟昉。丙辰秋。孟昉諸子從泓執贄見予晝秋閣上。因交泓尊人小翮君。蓋孟昉母弟也。性儉樸。足不出戶庭。恂恂然言不出諸口。與之齒。則予同生七十三甲子之歲。泓因請閒曰。泓父五十初度三年矣。諸君子多贈言。願先生益之。余曰。吾固有聞也。孔子曰。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君盛德長者。無怨惡於家邦。皆世家巨室所難能。予以爲尤難者。在兄弟之間。伯氏之言曰。吾兄弟和好數十年。未析產。小翮年半百歲。家事無大小。未嘗主斷。雖千里必請命。視色聽聲。不忤予於神明。予有過。婉容幾諫。雖孝子之事嚴父。不過此。又嘗報泓書曰。吾在瀟江。見汝書。道吾弟鬚白齒衰。善病。吾心欽欽然。不知涕淚之沾衣也。嗚呼。蕭氏之兄弟如此。予嘗以爲後世人倫之薄。莫甚於兄弟。蓋五倫惟忠孝爲難盡。然父母生我。恩最久。君可以富貴我。生殺我。非大故不敢叛。而私暱之情。夫婦爲篤。朋友

之投合。有意氣相結。約命生死者。至於兄弟。則以爲吾適然而與同生。若與人之共居於蘧廬之內。恩不若君父。情不若妻子。投吾之意氣。不若朋友。而又有父母愛憎之相激。田廬財貨之爭。貴賤貧富勞逸。地偪而相形。婦人之讒說。浸潤而易入。是以兄弟之故。十人而九。雖號爲賢者。未免有幾微之情。不動於聲色。而累於其心。然而特未之思爾。今夫歧路相遭。及其解攜也。有徘徊之情。其處逆旅奄久旬時。則分張有黯然之色。兄弟同母而共腹。異母而共氣。是以一物析而爲二爲三爲四也。夫是謂之同體。而年相若。壽相似。其共處於天地之間。自幼壯至老。視父母妻子爲特久。今小翮兄弟二人。孟昉交遊滿天下。而欲於其中擇一人焉增之爲三。如小翮以事孟昉者。嚴事之爲兄。孟昉以愛小翮者。撫之爲弟。則萬萬不可得。予兄弟三人。年並五十。外內頗稱無間。然予所以事吾伯兄者。往往不及兄之愛我。蓋予見小翮。其反面而拭汗以退者。不知其幾矣。易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昔者楊延壽兄弟友恭。司馬伯康年八十。溫公時其寒暖飢飽之節。若護嬰兒。二家兄弟並老壽蕃祉。吾蓋於是歎蕭氏世澤之長。而小翮之順德。其年爲不可計數也。

王觀臣副戎五十壽序　張裕釗

人之盛衰。果以其壯與老乎哉。人生十年曰幼。二十曰弱。三十四十而曰壯曰彊。五十始衰。至於八十九十而爲老與耄者。世之大常也。然商周之際。師尚父老起海濱。而鷹揚於牧之野。漢趙充國。遭諸羌畔。獨自請馳至金城。年亦且七十餘矣。其規恢宏遠。而計慮周盡。雖盛壯之人不能過也。由是觀之。人之所以爲盛衰。無不以其志若氣耳。志氣頹而恭然其不能振。雖若年二十三十四十。不啻其老焉耳。志定而氣

充神王而守固雖若八十九十不啻其壯焉耳而得謂之衰且老乎而況其未及是者乎天下之務莫不以志氣爲盛衰若夫受任軍旅之事國之虎臣則尤以其壯勇膂力爲用者也故其盛衰彊弱而天下乃與爲輕重平居無事總三軍之衆營陳之制饟糈之數擊刺角力教練之法將士之材鄙勇怯車甲兵械之良楛皆以一心嘗嚌稱量而識其利病一日有變提數千萬人之命爭勝負存亡之機而俯仰懸於噓吸芒乎艱哉非夫志足以帥氣歷百變而不撓者烏足以任此哉往者海內兵起軍帥武臣遭遇事會攘兇盪寇人自奮於功名大難既夷國家甄勞賚功所以褒寵優渥之已甚其上者錫爵傳胙榮施於孫子原其初類皆起於庸沽屠販市井田野之夫一旦高門豐屋名園膏壤琦服玉饌帷帳狗馬婦女象犀珠玉瓌物充積爛漫於前貴極富溢心蕩志盈濡首酣豢而驕侈至於無等肆焉自以爲天壤之內莫我尊且賢者彼其人固尚犖然壯佼也身則未老而其質固已敝矣天地之道老者祧而穉者嗣遞相嬗而日新以不窮故私嘗獨論今日之事欲贊桀俊厲武節爲彊本折衝之計莫若差擇戎臣之中視其名位之稍後者任之以事而察其材徐焉而乃以希其成功其他則皆所謂物之既老者也副戎王君覲臣樂善而不矜與人交必爲之盡吾黨故時樂從之游而悉其爲人蓋其志與氣有足多者先是君亦以從軍隸諸將麾下其後特爲曾文正公所器累官至副將任江寧左營游擊兼治新兵營其中儆軍政率厲戎卒勤而篤公而明嚴威而不殘警敏而無欺所治軍嫖姚精整爲一時冠衆莫不稱之又洞明諸務於人之情僞事之利鈍無所不究悉居常義勇激發時時思一得當以報君上未有因也始君雖在軍中故未嘗特將其所蘊蓋鬱而未施今方內雖鄉寧然伏莽之戎諸行省往往而在東南瀕海萬里之地疆事尤絕

重鉅。自朝廷及中外大吏。孳孳以求將帥之材爲亟。以君之所挾如是。所謂稱者嗣而日新以不窮者。其將在茲乎。君年甫五十。其氣蓋方盛而未衰。然雖由是而進以至於八十九十。吾知其猶今日也。師尚父之烈。非後世所敢望已。且使君得如趙充國者。益老其材。而寄之以疆場之任。豈非國家之所重賴哉。今茲九月爲君五十覽揆之辰。裕釗與同志諸君。謀爲君壽。不敢爲世俗虛美之辭。獨爲論當今之勢。與其勖君於無期者。而書以祝之。

贈序類

引

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　蘇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啗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慙。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彊悍不屈之虜。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愾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閒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

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大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贈序類

說

仲兄文甫說　蘇洵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徐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緬。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磅礴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閒也。故曰。

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著。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惟吾兄可也。

名二子說　蘇洵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閒。轍乎。吾知免矣。

張雄字說　歸有光

張雄既冠。請字於余。余辱爲賓。不可以辭。則字之曰子谿。聞之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言人有勝人之德。而操之以不敢勝人之心。德處天下之上。而禮居天下之下。若谿之能受而水歸之也。不失其常德。而復歸於嬰兒。人已之勝心不生。則致柔之極矣。人居天地之閒。其才智稍異於人。常有加於愚不肖之心。其才智彌大。其加彌甚。故愚不肖常至於不勝。而求反之。天下之爭始於愚不肖之不勝。是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才智。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而天下卒莫之勝。則其致柔之極也。然則雄必能守其雌。是謂天下之谿。不能守雌。不能爲天下谿。不足以稱雄於天下。

贈序類

附錄

同學一首別子固　王安石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常云爾。夫安驅徐行。輔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其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日喻贈吳彥律　蘇軾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與。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與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

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